

地獄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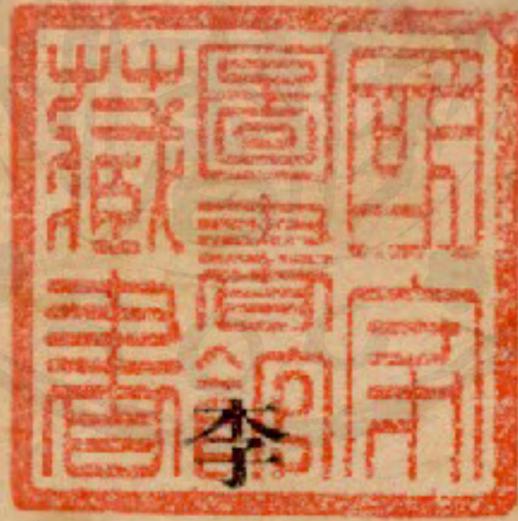


李紅蒲著



地

獄



紅
蒲
著

不朽

萬里長城也有個傾倒，

金字塔終將有個坍塌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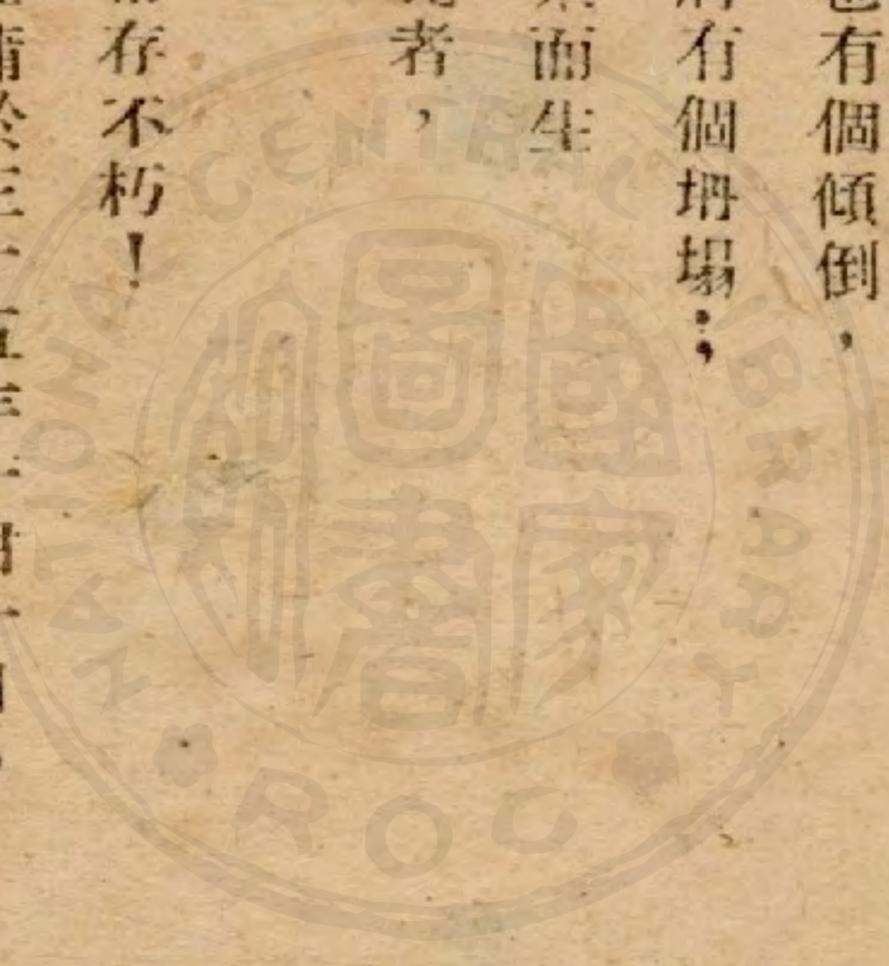
惟有爲大衆而生

爲大衆而死者，

他的名

却與天地常存不朽！

紅蒲於三十五年十月十日。



『地獄』序言

「地獄」是我的獄中記。

我原計劃把這本書題名為「我的獄中記」，可是我回憶起獄中陰慘的情調，不是人間的，是鬼域的，所以題名曰「地獄」。這樣，我總以為是多引申了我一點意識，而且又不算離題太遠。

二年的獄中生活經驗，我嘗試了奴隸滋味的悲哀，我領略了侵略者壓迫的痛苦。我深深的了解「九一八」了……！

這本書是要陳述殘暴者的罪案的。

我們是有思想有理性的高等動物，我們參考着這些罪案思量思量，我們應該馬上恢復我們所具有的靈性，普遍的覺悟，廣泛的團結，共同建樹今後人類和平的基礎，估定未來存活於世的價值。



我們要了解：自由，幸福，安寧，快樂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是大衆的力量爭取來的。我們要奮鬥，我們不作任何法西斯性質的順民！

三四年八月二八日。

宏普 識於長春。



目次

『地獄』序言

紅樓之部

檢舉的始末

附致日本內閣近衛書

獻妻語

特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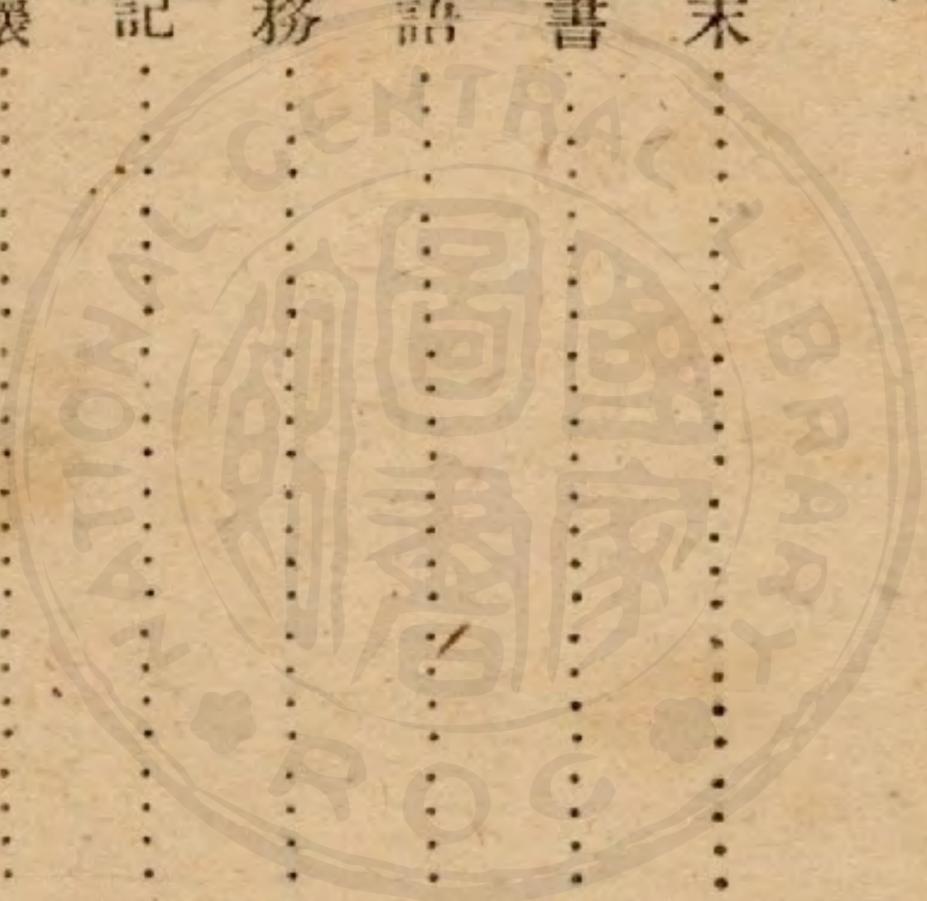
鐵窗瑣記

獄中感懷

黃逃獄的原委

地獄

目次



.....一

.....二七

.....三一

.....三三

.....三四

.....三六

.....三七

黃樓之部

轉監.....一

犯人與看守.....二

犯人的刑法.....三

犯人的飲食.....六

犯人的疾病.....八

監房裏的虱子.....九

監獄苦樂辯.....一〇

黃樓日記.....一二

縲紲之書

致妻書.....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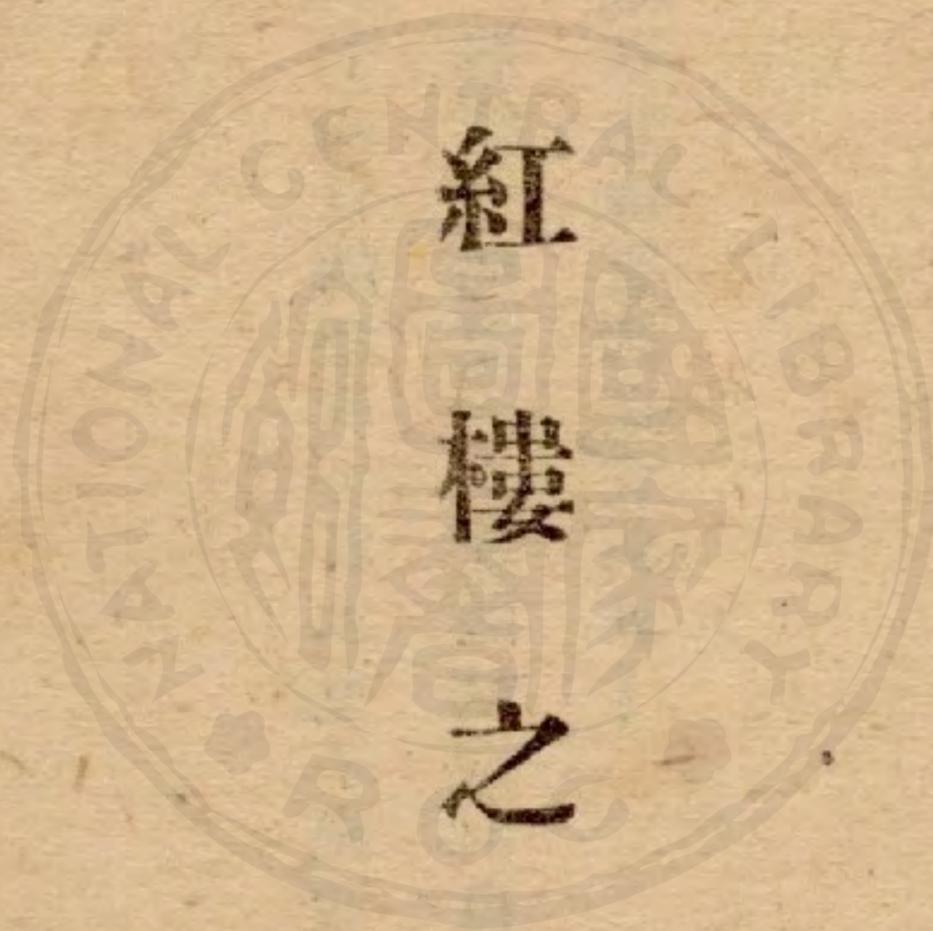
覆函.....一〇

初版後記

再版後記

紅樓之

部



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的深夜，日本鬼子把我幽囚在一座陰森的墳墓裏：但我有一個統一的意志；我開始檢討自己的錯誤，培植自己的靈魂，預備將來能夠復活站立起來！

地獄

檢舉的始末

檢舉的原因

過去，我好紙上談兵，季風（註一）是偽大同報社的編輯。因此，漸漸和他相契。

偽國警方判明季風是個不逞之徒，我和不逞之徒相契，於是我便被列為不逞的一黨了。

不逞之徒，是要一網打盡的；秘密的監視我行動的踪跡，和檢查我作品的傾向，竟有二年之久。

這些，都是偽國掃蕩不逞之徒的事先準備工作。

季風正和人們所傳聞的一樣，像一棵火箭，連着跑了兩次，均告成功。他雖然會跑，但他不懂得怎樣打官司，這一點惟有季風個人知道，我想像審訊他時，他一定忘記了說他應該說的話，否則，像我和他的關係滿可以高枕無憂。

日本人倒不是屬靈的動物，差不多都是呆蟲，所以季風很小覷他們；因此，季風對他們的敵對行為，盡可以敲起鑼來……。

季風向特高方面給我吹了什麼法螺，我不知道，可是特高方面很重視我，時時刻刻的在調查我，培植我，以期獲得大批的檢舉。

後來，身邊的空氣比較緊張起來，而且也感覺有點威脅，我知道快要宰割羅佈我了！

潛逃沒法潛逃，因為周圍的網羅非常嚴密，我覺得有尾隨我的人及種種的埋伏。只好聽其自然，靜觀所以。

檢舉的經過

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的早晨，爲實現預計擦地板的工作，我起得很早很早的。地板擦畢，心情似乎分外的舒暢。這是勞動後的恩浴，我更深一層體味到勞動的滋味了。

擦地板的工作，是妻經常作的，今天我偶一爲之，所以妻子很推獎我的工作成績，並向我戲謔的說：「略備美饌，以資鼓勵！」自然言外之意，也有希望我多擦兩次地板的含義。

太陽的光，彷彿伸着溫暖的手，撫摸着室內的各個部分。陽光是偉大的，我很適意這個充斥着陽光居室。此時，妻子在外屋做着早膳，我讀着報紙上的消息，兩個大一些的孩子已活躍起來，開始了他們淘氣的日課，最小的孩子仍在酣睡中。

未幾，妻子端進一大盤鷄子和麩粉作成的軟餅，還有一盤子白菜炒肉，我對照着地剛才的戲謔說：「真是美饌，你果然言必行，行必果！」

她笑了笑，剛走出去立刻又走回來，顏色陡變，想說話還沒等開口，就邁進兩個不速之客來。我知道這事體不妙，可是我毫不驚恐，因為淪陷區域裡的生命死亡，如同螞蟻死亡一樣。

近兩三年來，不曉得什麼原故，朋友們曾經暗示我危險，妻也積錢預備將來意外的需用，還和我講述「鐵窗紅淚」的電影片子……。

進來的人是日系特高小西，和滿系特高張德。他們問明是我，接着扯了幾句沒天沒地的大謔！當時我腦海裡起一個感覺，這感覺以前我是常浮起的，不過現在更確切更現實了些：「亡國奴，沒有幸福，安寧，快樂與自由。人生缺乏幸福，安寧，快樂與自由，又成何人生？」立刻我的心燃燒着許多反抗的火焰，我不但不懼怕，反益加激昂了起来。

激昂很容易引起感情上的用事，我不禁是用日語說了一句激憤的話：「人生是一種遊戲！」日系特高臉上的表情顯示着不大滿意這句話，但沒有說什麼。略呆一會，從兜裡摸出一串鑰匙來，開開抽屜，檢查裡面的東西。

約摸十點左右，我們三個人分扛着書籍，其中也有舊報紙，未發表的文字和來往的私書函等類的東西。

臨走的時候，妻努力忍耐着悲傷，但眼角裏已經藏着淚珠。

我告訴她放心，好好的養護孩子們。妻點了點頭，未說出話來，她的內心裏彷彿已經負了嚴重的創傷。

我們由室內走到院心，我的小孩子迎着問我：「爸！你們往那裏去？若上吉林給我買一個小飛機回來，想着。」

天真的兒語，使我非常酸楚，我和孩子說：「好吧！等着吧！聽你媽的話。」孩子無邪的應了一聲，還向我擺一擺手。

我們到扶餘汽車站上了汽車，就往三岔河方面出發了。

天氣很冷了，大地上滿鋪着深厚的雪。映對着潔白的雪，我感覺到身邊的那兩個鬼物有說不上來的污濁！

車沒有汽油，燒木頭棒子，走的很慢，怪使人煩膩的。

車慢慢的走着，但我的腦袋却陷入忙碌的亂想着裏：「亡國奴是最悲哀的不幸，無論是生命，財產，妻子，兒女，生殺予奪，莫不隨其所欲的，今番檢舉更証實了我過去的想像，加倍了我身受的痛苦和耻辱！」

車到三岔河太陽老早落了，因等哈爾濱開來的快車，所以當我抵達偽新京首都警察廳時，已經將近夜裏十二點了。

把我押在思想室內。那是偽首警察廳特高專辦主要思想犯和政治犯的地方。

是夜雖然很疲倦，但閉不上眼睛，精神從悲憤中又轉入了興奮，一種錯亂的興奮，使我一刻也不得安靜。單人的小黑屋子，前面豎着幾根鐵柱子，象徵着犯人的厄運。我了解這不是普通的試探，是需要惡戰苦鬪的！

第二天下午開始過堂，拿捕我的小西特高審問我，他是一個極有權威的審問者，他辦特務的案子已有七八年的經驗，同時他的腦袋也很够用。

頭一次過堂他就審問了我五個鐘頭，審問的手段，自始至終完全是：「詐，嚇，罵，打！」但他的詐嚇罵打與衆不同，是相當技巧的，值得叫人驚訝！

審問一開始，他的態度很和藹，用語也和平，首先發表了一段談話，也可以說是開審的致詞，大體

意思是這樣：「你反滿抗日的事情，這方面在數年前，曾動員了各地的警友調查你。你的行跡我們非常的詳細，因為你的行爲，是一種英雄的活動，我們很欽佩；不過滿洲國內除了協和會獨存之外，不準任何政黨存在，就是日本的政黨也不行，你的犯罪不輕，但是我們想法顧慮你，因為你的家族很多，滿洲國是實行王道的，將來審問終了送到檢察廳，我們可能必要給你求刑。同時家族方面也不要掛念，這方面一定負責的加以援助，一切安心。普通審問一個人，需要半年或半年以上那樣程度的時間，但你的家庭情況是非常可憐的，所以我們對於你的案件一定速決，你要開誠佈公的說，那樣審問要快一些。並且我告訴你，假如你犯罪二年，審問半年，實際就是二年半，犯罪二年，審問二年，一共就是四年，因為在留置場（看守所）拘留的時日不能算入法官判罪的時日之內，留置場的官司是黑官司，有很多的人他們到這方面不肯說什麼，結果他們的黑官司倒比他們實在的罪，往往多蹲一兩年的都有，我們希望你爲了自己的前途着想，爲了自己的家庭着想，都應該據實快說，早點結束才好，想一想對不對？據實說吧。」

他發表完了談話，便開始審問。

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——第一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問：「你在滿洲國境內竟作什麼活動了？」

答：「什麼活動也沒有作。」

「什麼活動也沒有，笑話！能瞞的過滿洲國警察官吏的眼睛去嗎？你的行爲早調查清楚了，大革命家的態度是明朗化的，承認了也不算什麼，第一次失敗，謀第二次的成功，第二次失敗，謀第三次

的成功，失敗是成功之母呀！快說實話，所謂好漢作事好漢當。」

「快說什麼，既是調查清楚，還叫我說什麼？你可以寫吧。五年六年十年二十年的罪，我都可以簽字承認的，就是死刑也沒有什麼。」

「你太不誠實，不說實話，也不打你，五個月審問你一回。」

「那沒有辦法，你叫我承認什麼？什麼也沒有作，承認也不是事實，隨便瞎說可以嗎？」

「你太狡猾，二年也審問不完哪。」

「我什麼也沒有作，我能說我作了什麼呢？但是你願意叫我承認什麼，我就承認什麼，你願意聽什麼，我就說什麼不可以嗎？」

「你沒有一點悔改的意思，我們捕進和你有關係的人很多，你不說旁人也會說的，旁人一定會証實你的人格的醜陋，你想想人多的官司頂不好打，撒一點謊也對不上口供，你們彼此的話說不一樣，不但身體吃苦，同時也永遠審問不完。」

「我知道這官司一時半時也完不了的。」

最後他失望而又示威的說：「今天的審問算完，回去好好的想一想，別光撒謊。」

十月十八日——第二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問：「想的怎樣？預備好了沒有？」

答：「不用想，也不用預備。問什麼說什麼，有什麼說什麼。」

「你由何時已萌芽反滿抗日的動機？並且爲什麼反滿抗日？」

「反滿抗日的動機，從何時萌芽我說不上來，不過我身爲中國人，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二年，受的中國教育，愛中國和對日本「思想不良」，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也是正常的行爲，日本人不是愛日本嗎？這是可以諒解的。」

「可以諒解？你知道反滿抗日的罪過嗎？」

「我不管罪過不罪過，我相信諒解不是沒有理由的。」

「我們也願意諒解你，可以諒解的理由是什麼？你說一說。」

「協和服我也穿過，詔書我也念過，這不是很充分的被諒解的理由嗎？」
他抑止不住的笑了，對這話好像還有所思似的，歪了一下頭，一會又問。

「你有神經病沒有？這是打官司來了，不是逗笑話來了。」

「我沒有神經病，我說的是最真實的話。你們的涵養要大一點，不要管理人們反滿抗日的思想，制裁反滿抗日的行動吧。再說三十歲以上的人是沒有法改造的，因爲中國與他們的關係太深了。」

「你對於滿洲國的看法怎樣？」

「這也不是個人的對滿洲國的見解，這是一般知識界共同的見解，而是我贊同的。滿洲國若拿歷史來說，誰都知道滿洲國是中國的；若拿詔書上「日滿斷弗分携」這句話去推究，沒有日本滿洲國是不能獨存的，那麼滿洲國實際是日本的；不過滿洲這地方建立了一個國家，也是由於過去中國內政不良，軍閥專橫的原故。此外，自然還有許多旁的原因。」

「把許多旁的原因，詳細的說一說。」

「所謂許多旁的原因，也就是我們自己的劣點。不過這種劣點，因為受了內憂外患的刺激，也許好的多了。若檢查我們民族的血液，我想頂少也含有這幾種毒質：

- 一、家族觀念太深，群的觀念太淺。
- 二、自私自利，不肯捨己奉公。
- 三、勇於私鬥，怯於公戰。
- 四、沒有團結力，如一盤散沙。
- 五、保守性大，進取性小。
- 六、缺乏公德心，不守秩序。
- 七、迷信，懦弱等等。

「日本在滿的優劣點是什麼？」

「我以為優點，是：產業開發，都市建設，戶籍清查，鐵道敷設，小豐滿水電等作業……。」

「劣點呢？」

「劣點：待遇不平，配給不公，尤其是日本的政策，弄的全滿人心恐怖與不安。」

十一月五日——第三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今天小西特高的臉色，冷森得非常的難看，因為他從我同犯那嗚（註二）知己那方面，詐來許多我對偽國的惡評，看他很有氣的樣子，「恐怕要動武吧？」我這麼想。我知道我的談話方略應該留神些。

他很激烈的問我，聲音中顯出呼吸都不均勻：「你對滿洲國竟有什麼樣的批評？」我答：「沒有什麼批評，也許有一些道聽途說的隨意云云，不過隨說隨就忘了。」

「鄒很誠實，你不是好人。壞人打官司沒有便宜，想一想。」

「鄒很誠實，他一點謊也不會撒，他說什麼我就是什麼，他說我批評滿洲國什麼就是什麼，他說的話我都承認的。」

「你無論怎樣狡猾也不行，鄒說你說滿洲國是日本的膠皮孩子，你說了沒說？」

「若是鄒說的我就承認。」

「你污辱滿洲國的勳章，你說滿洲國的勳章是狗牌子，是你說的不是？」

「我不是說了嗎？若是鄒說我說的，我完全承認。」

「你說警察廳是屠宰場嗎？」

「是，我都承認。」

「你說親日的結果，僅得一雙破木屐，親英美的結果，僅得一雙破皮鞋頭嗎？」

「說過是說過的，但這不是我的杜撰，這是一般人的風評，也很可以代表一般的民意。」

「你說日本軍和德國軍是極野蠻的匪團嗎？」

「鄒說我殺了八個日本人我都承認的。」

關於以上的問答，他用紅色墨水寫完，接着他用詐術，問奉天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標語的事。他想像我可知道，因為那時候我在錦州教育界，錦州距離奉天不遠，這麼想像不是沒有理由。

的；其實這件事我知道是季風他們一群幹出來的，季風把這件事和叩鳴說了，叩鳴一聽反滿抗日的事情，就加以援助的，爲這件事叩鳴還掏了腰包。小西特高說奉天貼標語的事情，鄒說我知道，他已經完全說了，還誇獎了鄒的人格，將來國家必重用他，不久就釋放。這話我很害怕，我覺得一切都有點糟，因爲鄒很年輕，極容易受了審問者的懷柔和欺詐。

小西特高再三的追問我貼標語的原委。我非常爲此而恐怖，但我是這麼回答他的：「貼標語的事，我一點也不知道，因爲我在錦州做事，貼標語可以在錦州貼，何必到奉天去冒險呢？鄒若說他知道，就問他好了，因爲他知道的事，也滿可以不必完全告訴我，個人都有個人的秘密，鄒知道的還是問鄒吧。」

大概有點偶發的事項，特高股長必須和小西討論什麼事，所以審問臨時停止，他告訴我回去好好的想想，否則下次取調灌我凉水。

回到號內，因有許多的顧慮，我的心臟有點跳動，但我知道這是無用的，我就偷着寫了一張重要的短簡，預備第二天有機會串供。

短簡的內容這樣寫的：

叩鳴知己：

我們逢着這個不凡的厄運，我們要用不凡的精神，排除它，抗拒它。

不必要的險惡試探，我們無須乎尋求它，可是險惡的試探不幸的來了，就應該逆來順受，奮鬥到底。同時我想一件危險的事，若能通過這個危險，而不被這個危險毀滅，有這個危險，還比沒有這個

危險好。

頭腦要鎮靜，研究研究什麼話應該說，什麼話不應該說。

話，該說不該說的也有一個很清楚的界限。他能知道的，能調查出來的，就該說；否則，就不該說。

打官司這種事情，有用的實話和有用的謊話都該說，並且都可以說的。

我真不理解，甚至於奇怪，在外面倒怪會撒謊的，跑到警察廳裏却說起實話來了。

兩個人的官司，固然比一個人的官司難打，可是兩個人的官司畢竟還不算十分複雜，因為兩個人是可以想像彼此要說什麼話的。比方我批評滿洲國的話，罵日本人的話，你若不說，我絕不會說的。

這次審問，使我特別恐懼，關於奉天貼標語的事，小西說你說了，再三的追問我貼標語的原委。因為小西說你說我知道，這話裏我感覺有詐。可是我已經知道你說話沒準了，所以鬧的我摸不着大門。

審問時不能隨便亂說，談話要有知覺。

要測量審問者的心理活動，以適應談話的應付，不加選擇的談話，必產生危險的結果！

我們倆是一個事件，你說我什麼等於說你什麼一樣。

你的供詞，已够危險，當心吧！

努力克服一切！

你的知己紅蒲白。

這幾天我和徐永石看守聯絡得不錯，他很愛聽我的閒談，雖然這裏是絕對不許閒談的。

他已提我掃一次地，翌晨我要求他提我掃地運動運動，他又提出我來，可是他親自看着我掃，我苦於無法傳遞消息。湊巧極了，外面電話來了，他接電話去，我就迅速的把監房送飯的小門打開，把信投進去，並匆促的問明標語的事，他說他沒有說，他絕對不說的。

我仍舊回到原處掃地，胸口有點跳動，這是頂冒險的事，不過這是值得冒險的。鄰在六號監房我是清楚的，因為犯人的鞋都擺在監房門口着，我認識他的鞋，同時我在三號監房他也清楚的，他也認識我的鞋。

我放心多了。我盼望着事件沒有另外的演變。

十一月十六日——第四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問：「實實的說一說標語的事。」

答：「我要求審問官還是爲什麼捕我來，再問我什麼。隨便想像我作了什麼，就問什麼，這樣極容易使一個犯人隱瞞他的罪過。因為犯人想像審問官憑想像問話，所以犯人也憑想像撒謊。這標語的事，敢斷定是審問官想像的。這樣，我什麼也可以說，我想像審問官不知道我作了什麼的。事實是否雖然有時可以根據想像來判斷，但審問完全根據想像，便不是妥善的方法。」

「你對審問方法還有見解嗎？」

「因爲過去幾次審問，使我感覺對於審問官所問的是否是事實，都應該承認，所以有點意見，也許這意見太理想了。不過我以爲像電影上那樣是對的，當一個犯人不承認自己的罪狀時，審問官就把犯人犯罪的時間，場所，以至於犯罪的動機，怎樣調查的經過講給犯人聽，使犯人無法抵賴。」

我一提電影，他就轉了問的話題。

問：「你嗜好電影嗎？中國的影片如何？」

答：「也可以說是嗜好吧，但過去中國的影片，差不多都是荒淫的，同時置重點於營利上，並不管對人羣的影響如何。」

「你對於中國出品的影片，覺得那幾部受感動？」

「我以爲可以看的電影只有幾部而已。像浪淘沙，漁光曲，大路等。」

「常看外國電影嗎？蘇聯的影片看過沒有？」

「外國影片是看過的，但蘇聯的沒有看過。」

「外國影片的觀後感如何？」

「沒有什麼特別的觀後感。看了美國片子，只是覺得美國片子作的合理，不容易找出毛病來；看了法國片子，我否認是好，但覺得使人愛看；看了日本的片子，大部是含着國策的風味；看了德國的片子，就知道他們在誇耀着日耳曼民族的矜持，但也很雄渾。」

他又重問前面的問語。

「你以爲我們沒有調查你，隨便抓來的你嗎？」

「調查不調查我不知道，過去的審問，所問的，不是我所知道的，就是調查，我斷定也沒有徹底調查吧？」

「我們調查你很詳細，我們給你拿出關於調查你的証件之一來看看。」他說着拿出來一本用硬紙

訂的本子。一面遞給我看，一面自鳴得意的問我：「沒有調查你嗎？無論什麼都調查的清清楚楚。」

我翻了翻集子裏面，我知道那是我在各處講演，他們暗地有人記錄下來的，那裏面還有我引率伯都訥劇團迴演的幾篇激烈一點的講話，他們也不辭勞苦的尾隨到各處記錄下來了。我內心又起了贊佩他們的感覺。但我回答說：「這有什麼用？裏面的講話都是於人們有益處的話。」

他說：「這有什麼用？用處大了。這是你思想上的重要參考的文獻。」

「我想沒有什麼，就是反滿抗日的話，也不能在大庭廣衆的地方吶喊。」

「從這裏面我們就可以了解你的『思想不良』，你講話的裏頭連一個『滿洲帝國』也找不出來，只是『我國』或『我們國』而已，將來這本講演就得叫你講解三個月，裏面的內容先不用談，只是你耻於提『滿洲帝國』四字，也足證明你的居心不良了。」

「我以爲『滿洲帝國』四字說與不說，不能代表我愛國與不愛國，更談不到居心良與不良。」

「我們在紅卍字會那方面也得着對於你的許多惡評，你是個無神主義者，你太不敬神了。你可以回去，給你幾個題目作一作，要寫心裏的話，不要造作編排。」

我點點頭，說：「好吧。」

他在紙上寫了幾個題目：

爲什麼反對紅卍字會？

對紅卍字會的扶乩有何感想？

一般人對紅卍字會的印象怎樣？

紅卍字會對於社會國家怎樣？

爲什麼反對神？

回到號內我就想起紅卍字會的種種。在卍字會我是作過兩年事的，卍字會敗類的事，從我的印象中完全跳躍出來。過去我參加過卍字會的合靈聚餐。有一次賓宴樓大聚餐，他們把長春頭道溝窰子裏著名的妓女都叫來了，每人摟着一個，談說老祖加靈弟子們的消息。張海鵬原本是一條草寇，可是我奇怪不知爲什麼他竟作了中國領兵的大軍官？九一八事變，他還和我們的民族英雄馬占山將軍打了一仗，又成爲滿洲建國的功勳者。有錢有勢，倒够資格到卍字會沽名釣譽了。卍字會的人給他拍馬屁還有情有原。卍字會的神好像也接受了賄賂，扶乩老祖說他是張飛脫生來的。張飛是什麼天星，天星殺人是不開眼的，殺人越多，越證明是天星無疑了。卍字會有不少的會長都是抽阿片烟和好玩女人的，於是他們雖憧憬着天堂，但天堂沒有烟館，也沒有妓館，他們去是不方便的。卍字會不但無聊，簡直是滑稽。日本是敬神的國家，頂少對神也能够裝像，卍字會和神是有連帶關係的，反對卍字會就是抵觸日本的惟神思想。可是我若說不反對神也是不行的，因爲這方面把我寫的一本話因扶乩說起的小書拿來，那裏面完全是批評卍字會種種敗類的事。我想了又想，才逐一的筆答出來：

爲什麼反對紅卍字會？

無所謂反對不反對，但只少我是不太恭維的。因爲他們站在人道主義的背後，一面作着許多荒淫無恥的勾當：抽大煙，嫖窰子，娶姨太太，賭博，酗酒；一面却又誤解他們自己過於簡略的慈行：佈施一點香資，可憐窮人一頓粥吃，或給窮人一件衣服穿，便以爲是無限的大德，德能感天，他們可以

上天堂了。於是他們的精神也安慰了。我不相信這樣作人是對的，然而卮字會是鼓勵你這麼作人的，這是我不太歡喜紅卮字會的地方。

對紅卮字會的扶乩，有何感想？

我以爲這是一種滑稽的醜劇，這是文人墨客的一種遊戲。至於把乩文乩語看得神聖的，惟有利用它詐財的或迷信它賜福的人才那樣看。我們以爲這是一種邪事，是一種不大需要存在於社會的毒害。

一般人對紅卮字會的印象怎樣？

紅卮字會並不太符衆望，各地有一種流言說紅卮字會是個「俱樂部」。

紅卮字會對於社會國家的影響怎樣？

紅卮字會無論是道是慈，我認爲都不健全，當然不會產生出健全的影響來，紅卮字會對於社會國家好的影響絕不如壞的影響多。

爲什麼反對神？

我不相信卮字會有神，對於紅卮字會之所謂神，我寧願敬而遠之。

我知道這個答案，特高小西會確定我的「思想不良」。不過我所以如此坦白的寫出來，叫他信任我談話忠實，同時我對於他的思想也願予以新的刺激，使他瞭解「神道設教」在宇宙中已經腐蝕了。我交了答案，過了二十幾天又過我的堂。

十二月六日——第五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問：「你太褻瀆神吧？」

答：「我的腦袋不能理解神，我也不想理解神。」
特高小西說：「你的行爲思想太不合乎滿洲國的國情。你是一個極愛說話極愛批評的搗亂分子。對於事情，又慣好歪曲事實。拿卍字會來說，像救濟函館大火災，東京大地震，國防獻金等，對日滿的親善，曾盡最大的努力，我們是很感謝的。單憑你這樣的思想就得押你三十年，況且你的罪狀比你的思想更加數倍。」

他的談話一點也引不起我的美感來。反之，我和他的思想越發的衝突。我相信他們所愛叫我們作的，都是於他們有益於我們有害的，霸道的日本在東北所允許我們的自由，僅僅是信仰宗教的自由，蓋智者雖然也可以有宗教的信仰，但日本贊成的宗教，確可以培育大批的愚蠢的被統制者——關於此，我們應該覺悟！

他把我的答案，註解了很多的紅字，還哼了兩聲。接着他詢問我交友的關係。

問：「艾長榮（註三）君嗜好什麼？他和你竟作了些什麼？」

答：「他嗜好抽烟捲，我們倆並沒有作什麼。」

「沒有作什麼？我們已經把他捉了來，他都說了，你也據實說吧。」

「什麼也沒有作說什麼？把我認識的任何人抓一個來，他也說不上他作了什麼，也說不上我作了什麼。」

「你到艾長榮那去，是不是因爲害怕才去的？」

「也許有點害怕，不過主要的還是生活維持不了。我聽說縣鎮地方白麩猪肉有的是，我打算把腸

胃充實一下。」

他的臉色立刻就換了另一個樣子，又多疑了。

問：「你什麼也沒有作爲什麼害怕呢？實話實說！」

答：「時局這樣緊張，我又不曾交際和應酬，你們日本人知道誰好誰壞，完全根據刑事特務的調查報告行事。爲了國策，多冤枉幾個人也是理智的。」

「你知道嗎？思想室一共五，六個犯人，有四，五十個優秀的警察官吏調查研究。一個政府都想着把握人心，還有隨便逮捕良民的道理嗎？」

「關於本人的檢舉，我老不相信貴廳調查的成功。」

「我們絕不憑空檢舉一個人，事先都有苦心的檢討調查。像你這樣搗亂的人多了，國家還照顧的過來嗎？你的檢舉也算冤枉嗎？」

「武者小路實篤先生說：『日本人應該寬宏大量。』這一句話，我覺得對於日本人有用處。」

「日本人對於反省改過的人，向來採寬大爲懷的主義，對於反動份子是不法諒解的。像你這樣畏罪狡猾的人，怎能原諒呢？」

我沒有說什麼，我知道他們是要消滅知識份子；他接着又問：

「張大可（註四）的照像館買賣怎樣？他的思想怎樣？」

「買賣聽說不錯，他是一個沒有思想的人。」

「是他自己開的嗎？有什麼作用？曾幫助你多少錢？」

「是他自己開的。至於作用，也許他覺得錢是好玩的，他並沒有幫助過我，因為錢他比我需要的慾望和需要的地方大的多。」

「這方面調查他也不是安分守己之輩，非得全檢舉了你們，一對口供才肯說實話。」

「你放心他吧！他的境況很好，他的膽子小得可憐。大部分的人都是有了錢就反對革命，窮了就要革命的。真正爲了大眾的需要而革命的，如鳳毛麟角。」

「那麼你沒有錢，你一定是革命者了？同時你還是爲大眾需要而革命的了？」

「我應該坦白的告訴你，我是不反對革命的。但我沒有接觸過革命者，所以我依然是有革命思想而沒有革命行動的人。」

「你以爲這樣的巧辯可以減罪嗎？」

「事實勝於雄辯。」

「沈培臣（註五）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物？」

「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，又信仰因果報應，他以爲這輩子修好，下輩子就可以得福的。」

「他對於慈善的事業很熱心嗎？」

「算是熱心吧。不過他對於關懷錢比關懷慈善的事業更熱心。所以他辦慈善事業，抱着積極的節約態度。」

「郎興武（註六）跑到那裏去了？爲什麼跑？」

「郎興武跑我還不知道呢，他爲什麼跑和跑到那去，我更不知道了。」

「你和季風很好，你不知道他幹些什麼勾當嗎？」

「因寫稿上的關係見過一兩次面，連簡單的朋友都不够，交情的程度，还不够談秘密事情的地步，他幹些什麼不得而知。不過據我對他的觀察，他不會作出什麼來的，他的腦袋除了適合於寫文章，作旁的恐怕都白瞎。」

「你屢次的巧辯，以爲巧辯可以減輕罪過嗎？」

「不過實話好說而已。」

「季風是一個社會主義者，你不知道？他們有組織，你也參加了。撒謊不行，季風說你也是。」

「我相信季風也許是個社會主義的研究者。但我不相信他有組織，假如他這麼偉大，我願意爲他犧牲，我承認好了。」

「那麼你說一說怎樣加入他們的組織和作了什麼樣的工作？」

「我說不上來。我沒有加入他們的組織，我說不出來組織，我沒有爲他們的組織工作，我也說不出工作來。」

「你不是好人，你的談話完全是一種寫作。」

「我不這樣，能說的上來嗎？」

「回去想想，非把張大可，沈培臣他們全抓來你才能說實話。那樣你對的起朋友們麼？人得有良心。在號裏好好反省反省，別竟睡覺，你不說實話，也不過你的堂了。你看過的著作，回去用你的思想也整理一下，從明天起要你講評各種著作的讀後感。他說完就停止審問了。」

回到號內，雖明知道艾長榮老友沒有捕進來，但聽了那樣的話，我就很擔心。於是我就給妻子秘密通信，警告他們規避規避。我又覺得日本這個國家太萬惡，讀書都不可能，只有墜落才隨便的。

每天講評讀過的書籍，講的我頭昏腦脹。這樣煩膩的事整整八天，我覺得像得了八天病。我知道他們各地調查我，妻子通訊也告訴我。我爲預防不測，在這個期間內我和叩鳴又串了供。主要的我告訴他過堂時這麼說：

1. 我和李先生在一起共同起居數載，不但沒有見過叫宋關羽（註七）的和他來往，連姓宋的和他來往的也沒有。打死也一口咬定，你也知道老宋的危險……。

2. 給近衛首相的反戰書，你大嫂來信說他們沒有搜查出去。但已信告保存，特科若自己調查出來，問上就說，否則，把這件事就爛在肚裏。

3. 關於往香港轉美就學的事，據實說也不犯罪。

4. 給學生印講義，堅持的說是課外補充，不講課本講文選是不合法的。在審問室我看見一些似乎是講義篇子，並且很像是咱們印刷的講義篇子。

5. 有機會警告家裏別和特務們說什麼，我們的官司一擴大牽連就廣了……。

十二月二十日——第六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小西今天似乎是得着一些新材料，他的臉色不大好看。

問：「你非常可恨！你和鄧到香港作什麼去？你的經歷上爲什麼不寫？你頂鬼祟！你還說你坦白呢？」

答：「那也算是經歷麼？我們打算繞道香港去美國讀書去，但因出國手續困難，中途失敗，不過算是一次長途旅行而已。」

「你到香港去一定含有政治性的作用？」

「沒有。假如小西先生那麼想，我就只有那麼承認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，一個人以上的官司撒謊我覺着太笨。況且你說鄒很忠實，忠實的人像一張紙，紙裡還包的住火嗎？」

「你們爲什麼偏要到美國去讀書呢？日本不也可以麼？」

「我個人沒有選擇到那去讀書的力量，那是機會的關係。因爲我在教會相識一位美國牧師吳德，他給我們介紹加里福尼亞洲大學，是一半作工一半讀書的。我也很想到日本去的，但沒有機會。」

「你們讀書的目的是什麼？」

「個人感覺太空虛，打算對於國家社會多貢獻一點，才要多學習一點。」

「你太親美了。是不是？」

「我是抱着學習研究的態度去的，我覺得親任何國也沒有便宜，只有愛本國是聰明的。現在的青年都有這樣的同感。」

一提到愛本國和青年，他審問的就離了題。

「你以爲中國的一般青年都很愛國麼？」

「近幾年來內憂外患的創傷，好像都有一個覺悟，而且意志比以前的確結實多了。」

小西聽了我這話，笑了笑，他和我說了一篇話：「愛國不是一兩個人的事，你應該知道你們的

國家不會好的，重慶的官吏依然是營私舞弊，非常貪污；軍隊像蝗蟲一樣，所過之地，差不多都是苗盡田光。還有很多的部隊，名目雖直屬中央，實際中央不能調遣。作着戰的部隊，沒有破釜沉舟的精神，長官們總是派遣一部分勁旅保護眷屬準備退却；政治是一塌糊塗；經濟弄的更糟，政客與財閥從中補斷，囤積，居奇，通貨膨脹得一支烟捲一兩塊錢。中國是一天比一天的走向滅亡之途！假定中國是最後勝利了，國共的紛爭，勢必演成劇烈之內戰，自悔人悔，社會安全將不可保。中國的青年是不會挽狂瀾於既倒的，中國的青年也許是生在中國的原因，他們有相沿未改不能自拔的劣性，他們缺少必要的訓練，他們只能打勝仗不能打敗戰。他們若真的遇見失敗的時候，會引起內心的虛弱症，便無力發奮圖強，自暴自棄了。再告訴你一句死心的話，這次戰爭就是日本失敗了的話，十幾年後，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……千萬不要作夢了。」說完了，他又繼續的問我。

問：「你明白了嗎？以爲這話是在騙你嗎？」

答：「我明白，你的話當然也有的是實在的，同時我也很受感動。不過關於國內的事情，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好，也不像報紙上所宣傳的那麼糟。」

你以爲報紙對中國的批評過分嗎？中國腐化的地方有的是。假如你若是在重慶，你不滿意的地方比誰都多，因爲你對它的希望越大，所以你失望的地方也越大。尤其是戰爭結束之後，無論中國是勝是敗，一切的罪惡，比現在報紙上所說的將有過而無不及。你以爲中國在進步嗎？戰爭是一種破壞，拿國家犧牲的人位來說，大多數都是優秀的，特別是在中國因制度不好，劣的比優的倒較容易存活，所以中國的反淘汰現象尤強。中國的惡勢力太大了，惡勢力是中國進步的贅瘤？中國好象是一輛破牛

車，載着許多沉重的東西，陷入泥坑裏。假如你要革命的話，對於中國應該從新認識一下，否則便無何收穫，對不對？」

「我不相信中國會永遠麻木不仁下去……。」

「把到美去讀書的原委及中途回來的原委，寫的詳詳細細的，以便調查。」

他說完這話，就終止審問。

回到監房，我討厭小西談話太感情，但我也怕國人對於中國那些偉大的傳說是一種神話，我感覺有點不快。關於赴美讀書的事寫了好幾個鐘點，寫完交看守轉於小西。

三十三年一月十日——第七次審問主要的問答。

問：「你感覺怎樣？你若不說實話，總不過你堂，先叫你打五年黑官司再說。」

答：「那我也沒有辦法，不過我希望快點調查。」

「你不使用滿洲國訂的教科書，給學生隨便印講義，不知道這是犯罪嗎？」

「因為沒有書，也不能叫學生整天坐在椅子上呆着，所以選印一點篇子作補充教材。」

「經過教育科許可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以爲學校裏印刷一些講義算不了什麼。好在都是於學生有益的。」

「有什麼益？那有一篇是合乎滿洲國國情的？印刷講義有什麼背景或含意？」

「我對於印刷講義一節，我不願意說什麼，我願意接受這方面所應該給予我的罪過。」

「你一個人得多少人伺候着？使警察官太辛苦了。」

「我也沒作什麼，不過警廳方面太多疑了。」

「你檢舉已經兩三個月了，你現在的心境如何？你在號內可以把你的心境寫出來交給看守。」

「好吧，我回去就寫。」

當然我有許多的感想，可是寫出來也沒有什麼用，我僅僅的寫了下面寥寥數字，應酬應酬而已。

我的心境是：「多作勞苦的工作，少寫是非的文章。」

一月十五日——第八次審問主要的問答。

今天過堂他拿着我寫的那一張幾個字的心境，臉色呈着難堪的樣子，他以爲我那幾個字對於滿洲國有點諷刺。

問：「這就是你的心境麼？你以爲我們因你寫文章抓進你來的麼？」

答：「我的心境是那樣的，我到底不知道我爲什麼被抓進來的。」

「那一個國家都願提高文化，滿洲國爲了獎勵作家會制定文學賞，陶明濬古丁他們不是都榮獲文學賞了麼？」

我早就知道日本人歡喜中國人寫見神見鬼的文章和獎勵御用作家的，我能答些什麼呢？只好哼了兩哼。他有氣的說：「回去吧！」這一堂過的還沒有五分鐘，就拉倒了。

又經過了四五天。在夜間十二點鐘，拍的門一響就開了。說是要夜審我，我心裏有些莫明其妙，但我知道也許有點新節目！

一月十九日——第九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小西的臉色很凶，他有氣的放大着聲音。

問：「總是問一句說一句，你自己作了什麼一點也沒自動的說過，真是可惡！現在我們調查明白，你是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，你是國民黨，是不是？快說。」

答：「我的官司反正是一會半會完不了的，我什麼都願承認，不過我到任何時候也是說不上來的。」

「別撒賴，宋關羽你不認識麼？」

「不認識。」

「不認識，你爲什麼給他介紹福豐旅社住呢？」

「我早忘了，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「別裝糊塗，鄢早說了。說你介紹宋住的他們家的旅館，由錦州來的。」

「我想起來了，是在三年前的一個路遇，路子很長，我們談了一路話，我就給他介紹了福豐旅館，這件事情我早忘了，你不信問鄢好了。我和鄢在一起好幾年沒離開一會，我的朋友也就是他的朋友，鄢若是說我和宋是朋友，我們就是朋友，宋要殺了人我就替他償命。我什麼都敢承認，人生也不過一死而已，有什麼不敢說的？」

「鄢說你和宋有關係，你是一個國民黨，你是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。」

「小西先生，我真奇怪我也不知道我是什麼，又是社會主義者，又是三民主義者，我真成了一個主義公司了。」

他一笑就說了：「再給你一兩天的反省機會，關於你和宋的事，不說實話就灌你涼水，或用旁的嚴刑，因為你不够朋友氣，不懂得面子，非打不行。」

我回入號內聽着像是鄢的監房開了，他大概連着過了好幾次堂，也沒有什麼要緊的材料，也就拉倒了。

一月二四日，又把我提出去，他和我說：「你是不能說實話了，你的官司算結束，也不過你堂，也不送你法院。從今天起你可以每天在號內寫這個題目：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批判，參考材料也有，你用可以要。」

我便開始每天寫文章了。

（從此而後，七、八個月也沒有過堂，每天在號內寫文章，直頂到逃獄把我貶到黃樓裏去，也沒有和小西再談一回話。）

附致日本內閣近衛書

我愛中國，也愛日本。因為若根據地質學家的研究，把朝日海濱底下的石層取出來相比，純粹是一個整個的東西，由此斷定日本從前，不但和朝鮮毗連而與中國成爲一個大陸，實際種族也是一個血統。不過古時候，我們還沒有歷史記載的古時候，一定是因爲有一次的大地震，使朝日連絡的陸地，陷爲現在的朝日海峽，形成了現在很能進取的櫻花島國的日本。

我們看中日人民險譜的輪廓與顏色，自可充分證明中日原出於同一始祖的血統，繁衍成就的兩個

同種的民族。我們再詳察中日字體的組織和寫法，中日的風俗與人情，特別是古禮，實是出由一轍。這一切使我們確信中日同族而無疑了。

在多方面既可證明中日是一個血統，是一個民族。既是同血同族，就應該相親相愛，互相提携，雙方須本着這種觀念，拋棄一向固執仇視的錯覺意識，彼此了解，彼此援助，這分明是一個淺近的道理，也分明是一個值得中日每一個人士認識清楚的一個淺近的道理。然而事實不然，中日兩國過去在歷史上遺錄下不少的惡因果的篇幅，痕跡愈多，猜忌愈甚。由此竟育孕了九一八事變的胚胎，醞釀成了蘆溝橋戰爭的啓釁，遂使中日屢次逢着這非常的局面，這實在是中日之間頂大的不幸。

九一八的事件，日本說的無論多麼條條有理，中國人也無法相信，也不能相信。蘆溝橋事件，簡直使中國人對日本無法諒解也不能諒解了。

蘆溝橋事件暴發以來，連戰五載，考其所以，我們對於這次戰爭的解答，可以說純粹是日本又以強硬的慣技來敲詐中國，而中國對於這次的強硬態度，偏偏的漠視，於是，戰爭起來了！中國爲求主權獨立當然是得抗下去的，因爲假如中國再不抵抗，不但不能維繫全國民衆愛好公理的激奮，這樣懦弱的政府，也必不爲全中國民衆所擁護，中國是非抗戰到底不可了。但日本則並無非戰不可的必要，因爲日本雖然發動了戰爭，但日本相信中國絕對不會抵抗，中國必須向日本求和賠款了事，日本漸漸覺察它的估計是錯誤了。可是木已成舟，戰端既啓，傳統的日本武士道精神，若向比自己軟弱的中國要求停戰，自然碍難開口。因此日本不得不打下去，中國也不得不抗下去，馬馬虎虎的打到現在，抗到現在，還不知何年何月何時才決？

戰爭是騎虎難下了。打吧！瞧！戰爭在發展的中程，雙方已經傷亡了很多很多的熱血勇士，雙方損失了不可以數目計算的物資。中國戰區內，人民流離失所，由於這個悲劇，連帶着發生了無數的悲劇，把中國戰區內造成了目不忍睹，耳不忍聞的悽慘現象，這樣越發堅定中國人敵愾同仇的毅力。而日本的速戰速決的戰略，因爲目前局勢日益膠着，竟毫無成功的希望，所以日本朝野非常的焦心苦慮，這頂少也不是戰爭勝利的徵兆。

日本的軍人是好窮兵黷武的，日本的總動員令就是一個證明。日本軍隊在中國各地蟻集蜂屯着，氣焰很盛，隨便姦淫搶掠，隨便使用毒瓦斯，不顧人道和信義，這種表現是要孤注一擲的，也要在戰爭的最後求結論。假定戰爭的結局是日本勝利了，人民尙留有幾許？四週有無外界刺激？中國是否甘心屈服，能不反抗圖起？何以善其後？假定戰爭是中國勝利了，內亂也是中國勝利後應有的難題，中蘇也非有糾葛不可，這是很顯明的。

然而我們對於這次的戰爭，不能只一味的批評和咀咒。其實這次戰爭，對於中日也含着偉大的教訓和偉大的啓示。當然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，從這次的戰爭中我們對日本有一個總統抽象的解釋，日本在亞洲是很乖幹的，中國數年抗戰的精神，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精神，中國人覺悟了，有了與日本爲友的資格。但真是可惜，真是奇怪，爲什麼日本當局竟不解這個戰爭之謎？爲什麼還是非陷於這個惡因果律的循環中不可？使中日後輩子孫結下永久不解之仇？日本這種不智的作爲，我們認爲是無從索解的！

關於這次的戰爭，以日本的立場來論，應該有這麼一個定義：日本準能打得過中國，或打中國則

於日本有利？日本就可以和中國進行戰爭。否則，兵凶戰危，不但在華的權益不保，即日本本土亦將有失？觀現今中日戰爭之體勢與力量，是力敵勢均。中國的實力就是稍差於日，列強也得援助中國物力抗拒日本，這是列強對中國自然的同情。中國並不缺乏人力，中國是缺乏物力。而日本現在的物力與人力則均感不足，所以戰爭越長，日本比較中國越要危險。

戰爭結果的明朗面，短期是找不出頭緒來。因為日本的宣傳足以加深黑暗面，日本的宣傳好像火上澆油，確能助長火勢，助長凶殺。這除了增重雙方的損失而外，尙有何福益可言？其實日本的宣傳也並不高明，日本所謂抱帝國根本不動方針，澈底膺懲中國，恐怕是愁苦的調子；使某地化爲廢墟，被炸的那幾間土房子，決不如炸彈的價格更高貴一些；是役殲滅敵人數萬，中國越被日本殲滅，人們越無路可走，無路可走，就得當兵，所以中國的兵是不怕殲滅的。

日本實在是有點窮餘之策了。因為日本把德意看成了是有生機的螢火，其實西歐的戰爭，德國也不見得準操勝券，日德意的結合，僅是精神上的呼應，談到實際則是自顧不暇。日本政府對戰爭的未來，結果無論想的怎樣天花亂墜，對戰爭的措施不管是多麼有辦法，若竟一味的自恃皇軍之英勇，蠻橫的胡打下去，其結果不問可知？況且國際風雲也在變幻中，日本以侵略要脅的外交態度，出現於國際民主潮流的裡面，也是自尋失敗的？

在這裡有一個補救的辦法，就是：日本趕快撤退在華的軍隊，連東北三省也在內，恢復九一八以前的局面。這一個唯一的辦法就是救日本的好辦法。我們知道以日本眼光的短視，是難以採納的。但我們還有曙光，近衛首相閣下是文治派，較比日本歷任的首相可能不完全相信武力，在武力之外，

還有顧慮。其實和平也並非不可能，乃因時期足以遏止人類有限之心智所不能瞭解之理，或以太重視和平之方案過於暗昧苛刻不平，故明知未來危機，明知最後戰敗比現在和平方案的暗昧苛刻不平，還要更加暗昧苛刻不平，甚至其悲哀有不可形容者，亦甘賭國運而聽之，賢明的首相絕不爲也？

和平之時至矣！請首相再勿蹉跎！

（這篇致日本內閣近衛書，我以H.P.的署名，於三十年十月十日寫成寄出的。付郵不久，所引起來的反應，是錦州日本憲兵隊命令錦洲教育界全體職教員，每人寫一次親筆履歷，以對筆跡。）

獻妻語

- 一、處非常時，健康的身體愉快的精神，是必要的。
- 二、踏過崎嶇艱險的途程，就是平坦安適的路子！
- 三、不要替旁人操心。把自己應盡的責任盡完，把自己該作的事情作畢，就夠了。
- 四、快樂與苦惱，惟人自找，但智者是有法避免苦惱接近快樂的。
- 五、胸襟要寬大，容常人所不能容者容，忍常人所不能忍者忍。
- 六、孩子們是家庭之花，是人類文明的繼續者。所以妳要盡量的妥爲照顧他們，愛護他們。
- 七、要時常平心靜氣的養一養自己的神智。
- 八、自己快樂的心宮，千萬別叫悲痛憂傷侵害或蹂躪了。
- 九、涵養個人的不畏艱難困苦之奮鬥精神。

- 十、多給孩子們愉快的表情看，常講給孩子們快樂的故事聽。
- 十一、勤運動可增強食慾。起居時刻要有定時，才能有助健康。
- 十二、待人接物要有諒解的態度，「和爲貴，忍爲高」，就不會招惹他人的不滿和自己的不快了。
- 十三、自己和孩子有病早治，疾病預防，比早治尤爲緊要。
- 十四、不要注念我，你們努力不使我注念你們，較注念我爲佳。
- 十五、注意自己的健康，是更進一步的理解使命和抱負。
- 十六、母親爲孩子的工作，是最有代價最有意義的。
- 十七、對各方面的挫折，打擊、妨害，滿可以置之不理。
- 十八、當誰也顧不了誰的時候，個人了解自顧個人，等於彼此照顧一樣。
- 十九、空憂慮瞎傷心是沒有用的。
- 二〇、妳們可能注意點營養的食品，卽或變賣所有的物資也是努力要作的。
- 二一、妳要和孩子們常洗澡，清潔舒適也可以助長快樂的心情。
- 二二、不要爲我添製什麼東西，因陋就簡，是可以維持生活命脉延長的。
- 二三、到某種時期，或生活不能維持下去，和孩子們暫到鄉間去住些日子爲宜。
- 二四、放心吧！不要惦念我，案子不太重，若是殺人犯又當如何呢？妳要核計妳們自己的事。
- 二五、不成功未必是失敗，但持久的信念是要有的。
- 二六、無論到什麼時候，妳的志向須總是爲孩子們着想，同時意堅如鐵。

二七、妳不要太感情了，拿感情所換來的是悲哀和眼淚。

二八、母親除了爲孩子犧牲，以外的犧牲均須考慮。

二九、個人努個人的力，個人注意個人的身體，個人奮鬥個人的事，誰也別管誰，各自苦幹。

三三年，三月，二〇日。

特務

特務，這些個兇殘的獸類們！他們沒有一點祖國的觀念。他們的血涼到冰點，他們爲了討日本主子的歡心，於是檢舉愛國的知識份子，消滅抗日的政黨和團體。他們這樣的向日本主子搖擺尾巴了。

特務，這些個喪心病狂的東西們！他們沒有一點天良，他們沒有一點人味，他們沒有一點血管，每個細胞，都充斥着「財與色」的毒質，他們爲滿足他們的慾求，他們瘋狂的咬人了！

特務，真是罪大惡極了！牠們毫無忌憚的獵取女性，他們彰明較著的勒索財貨。誰敢反抗？誰反抗，就給誰加以「思想不良」「違反國策」等種種的罪名——向每個角落每個人施以陰險，鬼詐，毒害的威逼，他們把東北造成了一片血腥。

關於特務，我在這裡寫兩件實事，來說一說他們怎樣的認賊作父，和如何的喪心病狂：

韓洗凡先生以前在長春僞滿某機關作過點小事，後來他又在北平僞編審會謀了個職務。他是個作家，署名沙里，作品散見華北各刊物，還在北平出版了一本叫「土」的單集子。不知爲什麼他得罪過僞首警特務科張德，張德就把他向日本主子獻了殷勤，說他是個政黨。特科派張德到北平調查沙里

去。張德見了沙里，哭的兩個眼睛像紅桃，聲稱他在特科因保護思想犯被日本人疑察出來，他畏罪潛逃，向沙里求助來了。沙里當時把日本人大罵一陣，又很安慰張德，應着給張德找事情作。張德在沙里家裏住了幾天，沙里就這樣的被捕了。沙里被捕的當時，他妻子因難產在醫院才動了手術，忽一驚嚇藥線崩裂而死，父親早已亡故，母親因此也瘋了。只留下一個十幾歲的妹妹在北平漂流着……後來，不幸沙里也死在長春法西斯日本的監獄裏了！

偽首警特務科張香九是一個鼎鼎大名的特務，這個畜類無惡不爲，又是個酒色之徒。他垂涎他的一位朋友妻子的容顏，他就想謀略他朋友的妻子，遂報告他的朋友「思想不良」而檢舉了！當然的，他朋友的妻子會請他想法子營救她的丈夫。這個畜類和她講開條件，他說：「只要大嫂允諾和我住幾天旅館，我便保證大哥平安釋放。」因爲她要幫助她的丈夫脫離災難，她就允許他的獸性發揮了。另外這個畜類還要了她十萬圓的運動費！

東北淪陷類似這樣的事情，不勝枚舉。但我真奇怪，他們爲什麼偏要這樣的作人呢？

三三年，五月，八日。

鐵窗瑣記

我的妻子每隔三四天必要給我送一次食品。我把送來的食品分出頓數和每頓的食量來，每天吃多少，都有一定的計劃。但結果我的計劃完全失敗，我不能按着分出的頓數和食量來食用。差不多第一天吃的太飽，第二天就不够吃了，第三天就餓着。爲此，我會再三的努力節制，但節制不了。我非常

的小看我自己沒有毅力。天下的事情都是平常的，偉大的人物能够把這些平常的事情，處理的很有倫次，而且能保持一貫的精神。由小見大，我已從這件小事，清楚的看見了我自己。

對着各個監房的窗子，每次開閉，日本看守總要把鈎子扣上。國人看守十有八九忘掉把鈎子扣上。北國的風是暴的，把窗子廳的來回搖擺，玻璃時常颯碎。有時把窗子廳的脫了卯，連窗子整個掉下來。這是一個國民性的比較，我覺得我們的性格太馬虎了。

張春海是延吉的一個資產階級者。他有三座窯業，專給日本匪團關東軍燒磚，還開一個照像館。他的境況的確不錯，衣食住行，都相當的闊綽。他是滿洲國的順民，他抱着誰當皇帝給誰納貢的態度。他得了滿洲國三種勳章，鑲着玻璃鏡框的偽國獎狀懸了半牆。他沒有犯罪，因為他來長春新新照像材料店購買照像材料，適巧新新材料店的主人因政黨關係被捕，他也就價被捕了。他臨時寄押在我的監房裏，他捨不了他的財產和妻子。他病了，漸漸的要死。臨死的時候，他似乎明白過來，他喘息的說：「我叫金錢把我害死了！滿洲國的勳章和獎狀都是欺騙……」

報紙上的消息報道中國的戰事非常失利。老王惱喪的和我說：「中國好像一塊朽木，日本是一條鑽木頭的蟲子，日本要把這塊木頭鑽通嗎？也許這條蟲子死在木頭裏。但木頭是招蟲子的，一定還有旁的蟲子來鑽……」

老胡的樣子近來真可怕！臉上黃的像貼上一層金紙，頭髮蓬捲着像一個鳥巢。這天提老胡過堂去，適巧他太太給他送東西來巧遇在穿堂着。她見了他不知是人是鬼，老胡黃瘦的不像人樣子。他的太太抵抗不住這種刺激，也許是腦沖血，就昏倒在地，不醒人事了！

不知是誰又闖了這麼大亂子，全家連小孩子都抓來了。一個中年的婦人帶着一個五六歲的孩子。孩子是天真的，受不了監獄的拘束，唯一的爭脫辦法就是哭，哭了兩三天，便得了一個急症。就這樣，一株可愛的嫩苗天拆了！中年的婦人如果如癡的鎮日流着眼淚——不知她的心裏在說些什麼？

三三年，六月，二〇日。

獄中感懷

其一

禁錮監中九月多

眞金有待火燒磨

且喜心寬體猶健

無邊地獄遣愁魔

其二

人生遭遇定難評

革命安能問犧牲

解脫死亡原歸宿

腦袋砍下碗窟窿

其三

日處牢籠練成仙

自在消閒福不捐

縱有室家何顧累

願將契約定連年

罪歸思想敢云榮

榮辱不關世俗評

思想原非統制品

矯正八載等於零

三三年，七月，八日。

我逃獄的原委

一個囚徒在獄裏頭，若沒有計劃逃獄的思想，我以為這樣的囚徒是不通情理的，是沒有造就的。囚徒逃獄，在情理上並不影響他的人格。因為人是愛好自由的動物，犯人的自由被痛苦剝奪的變成了一種急情，這種急情爲了尋求寄託，也就是想着立刻脫離苦海，有機可乘的話，當然要想逃獄的。的確除了釋放之外，這是犯人唯一的走向光明的途徑，同時我們不庸管這條途徑的寬或窄，以及容易成功與否，都不必計較。橫豎逃一逃獄，頂少也不是非禮的舉動，至於監獄那方面雖然不諒解這種舉動，而又有懲處的條例，滿可以置之不理。

犯人和獄卒簡直是敵人，犯人時時想犯規，獄卒時時想防止犯規，犯人時時想逃獄，獄卒時時想防範逃獄。犯人和獄卒永遠是對立的，不過這對立是合理的。

我是一個不安於獄規的犯人，我覺得監獄裏頭的一切，不像是昇平的氣象，這裏面我以為處處不景氣。所以我常想到逃獄，和想到如何的逃獄？

日本鬼子極理解犯人心理，知道犯人不樂意在監獄裏呆悶着。關於犯人的「喜，怒，哀，樂，」一舉一動，不但注意，還有記錄，以作爲犯人心理的參攷。因此，犯人逃跑的事件很難發生。

時局的情勢比較緊張，對犯人的防範也比較周密。同時還有特別刑法的公佈，那公佈的條文上，明載着加重逃獄罪過的辦法，尤其是空襲時越獄，還可處以死刑。

九一八這天，我的心受了許多感觸，有一種急情抑止不住在苦痛着我，我就寫了一些對於帝國主義很失敬的文字。寫好的一部已分裝在衣袋裏，還有一部分正在寫着的當兒。叫榊田的日采看守，提着兩隻穿膠皮鞋的脚，用很陰險的脚步偷偷的由鐵窗前面走來了。他發現我在秘密的寫文字，以爲我要串供，這還了得，他瞪着一對猙獰的眼睛監視着我，喊來旁的看守，把監房開開，提出我去。榊田看守然後到室內搜查。

另一位日本看守把我提到外面，可巧電話來了，他接電話去，遂陷於監視不周。我很顧慮衣袋裏的是非文字，主意拿定，就開腿跑了。

我的理智很清楚，一出大門，先把是非文字扯碎，可是跑的速度並未減低。後面的看守們也趕來了，警笛也嗚嗚的響着，警備隊的汽車也嘩啦嘩啦的出動了。這是我入獄後較比驚險一點的鏡頭。

我知道這是出於急憤，這樣的跑不大高明。跑的路線又沒走曲線，只是直線的在光明的大馬路上和看守們賽跑競技，還不到半個鐘點，把我捕回來了。

犯人逃跑，監獄認爲很重要，他們開始三天沒給我飯吃並且各監房又重加了一道大鐵鎖。

當然審問者也不能輕視，特別追究我逃獄的原因，可是沒有結果，審問者所得着我的供述，僅僅這樣：

「寫的文字是給妻子寫的書信，不是串供，因為現在號內沒有同犯，已可證明。跑的理由，是因為鐵柱子，若沒有鐵柱子拘束着，監房裏犯人是住不下去的。」我對於坐獄有一個格別的想法，以為坐獄若不逃一回獄，好像是一種缺陷，跑一回雖然失敗，可是比較完全而彌補了這個缺陷。

三三年，九月，二四日。

（因為我跑了一次，妻再送進什麼東西，雖不拒收，可是都扣留下，我見不着了。同時裏外的消息也隔膜着，我知道外面的人對我逃獄捕回來之後的情形，非常的掛懷！室內的鉛筆和紙張也都拿出去了，後來，我在地板縫內發見一小段削鉛筆時削斷了的鉛筆條，我使用這段很珍貴的鉛筆條，把我逃獄的原委寫在很軟的手紙上，託一位姓張的女難友相機帶交內人。她每天在外面掃地，她快釋放了。她說她常遇見內人的，並且她已向內人報道了一些有關於我的情況。這篇逃獄的原委在她的身上藏帶了兩三天，才有機會交給內人了。想來也很後怕的！）

註一：季風姓李，任偽長春大同報社副刊主編。對社會主義研究甚深，與國民黨人亦有往還。但他自己曾獨樹旗幟，號召文化人和日本的專制思想論戰。後事發繫獄，株連頗夥，造成偽滿最大文字獄事件之一。我因與季風有文字之交，亦被列為待捕的危險分子。

註二：鄢叩鳴和我似乎有緣，我們一同研究過功課，一同到香港擬轉道赴美，又一同執教，最後一同被捕住獄。

註三：艾長榮是我父親的學生，畢業於偽醫大，其後在扶餘縣立醫院行醫。當逮捕我的空氣危迫時，

我曾遠颺扶餘，隱藏在艾先生家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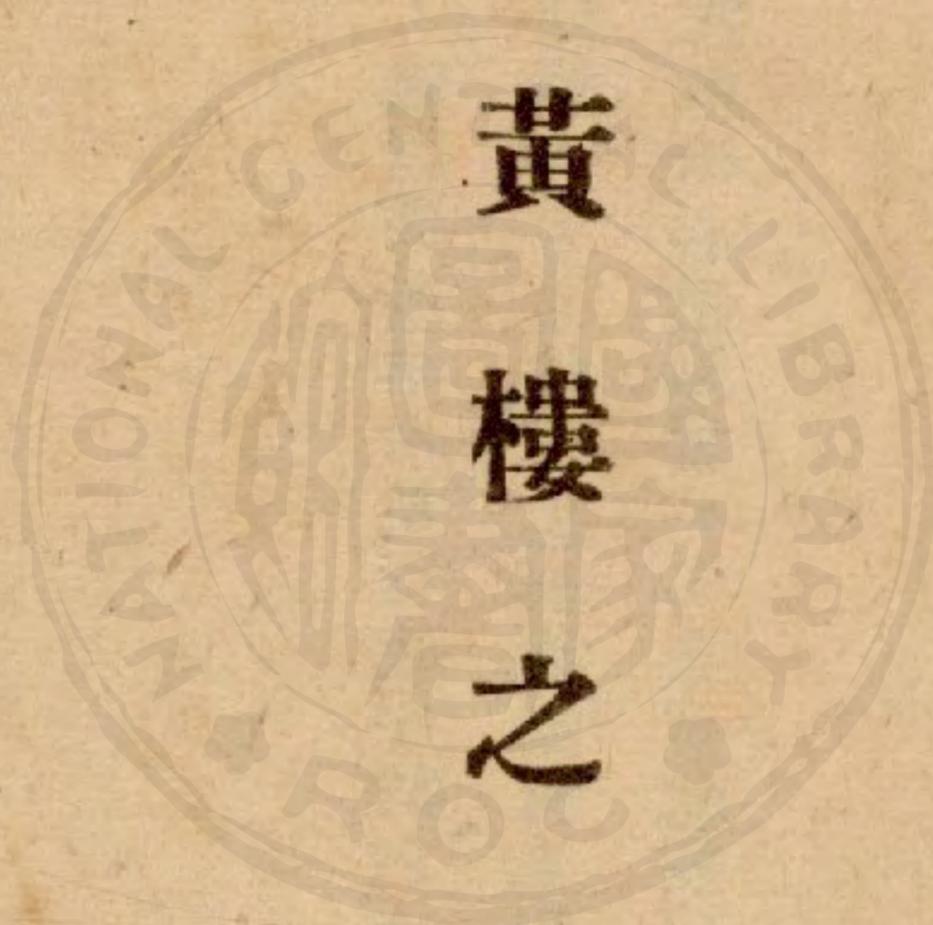
註四：張大可是安息日會立學校的學生，每逢寒暑假推銷時兆月報，自足自給。我們的來往就是從訂了他一份報開始的。他信奉基督，後來不知爲什麼他的信心完全動搖了。在四平街開了一身照像館，有時我路過四平街總要在他的店舖中駐足的。

註五：沈培臣會聘我在他辦的一個私立慈育學校擔任校長。

註六：郎興武是在我校長任內的體育教員，也牽涉到他，幸在緝捕前發覺，他也逃跑了。

註七：宋關羽原名宋光宇，關羽是他的化名。他是一個國民黨人，在錦州同舍親辛子芳先生一同從事地下工作，他們是很要好的。因此，我們相識了。這恐怕也是要逮捕我的原因之一。

黃樓之部



我離開紅樓，眼睛蒙着手巾在行進中的汽車裏，我不知道前面的事情是什麼……但自思無論如何也得努力到最後，我毫不氣餒，我的決心很堅實，凡我可能征服的，就征服它。

轉監

自從九一八那天我逃獄捕回來之後，褫奪了我三種特權：禁止我看書，禁止我出來掃地，禁止我洗澡。

此後，日本看守對我加強了警備，偽國看守也不敢和我接近了。我很不得烟抽，經過十天的工夫，九月二十九日下午，用一條大手巾蒙上我的眼睛，把我裝到一輛汽車裏，我真不知道他們捉什麼妖，汽車嗚嗚的鳴了兩聲便開了。走了一點多鐘的工夫，經過許多高低不平的地方，還似乎穿越了一段大草原，車才住了。

下車，有人架我進入地下，覺得陰森，到下面又彷彿走過幾個屋子。最後聽說容不下了。押送我的人用電話向特高股聯絡的結果，把我又送回來，寄押在司法留置場內。和紅樓僅一牆之隔。

思想室是一所紅色的方樓，司法留置場是一所黃色的圓樓。我過了九個多月的紅樓生活，現在轉到黃樓裡來，使我發生了很多恐懼的心情，因為黃樓和紅樓裏的生活情形相較，不啻天淵之別！

紅樓裏的犯人都是一人一個單間，有牀和毛毯，時常沐浴，又有書報排除精神上的憂鬱。但與黃樓可大不相同了：一個號裏頭，二十二十四個犯人不定，犯人的身分，上至公子王侯下至花兒乞丐，三兩個人一條破毯子，腥羶的味氣直鑽鼻子，同一個號內都躺着一兩個病犯人。樓上樓下共有二十個監房，犯人多的時候，到過兩千五百餘人，每天都得拉出幾條死掉的屍身。陰慘得像個活地獄！

徐祥看守是一個有熱血的中國人，他知道我是由紅樓裏犯規而貶到黃樓裏來的犯人，他和叩鳴是

很好的同學，我們談得很投機，他時常提出我來工作和閒談，給我偷着帶書，又給我傳達裏外的消息，他還應允我負責收藏我在監房裏所寫的稿子。

我漸漸的和其他的看守聯絡的也很好。我看了報紙給他們講國際間的大勢，有時也講些故事，以至講到偉人和烈士。看守們很歡喜我，我可以半公開的在外面來作工，吃的飽，又有充分的運動，體格將一天比一天的粗健起來。

但我沒有忘了這是日本法西斯的監獄，我願意在這樣的教訓裏找着自己，找着大眾；不過，習慣也是可怕的，在這狹窄的牢籠裏，日久天長，我並不以失掉自由的悲哀而過分的淒楚了。我開始覺得習慣會造成後天的第二生理。

三三年，十月，五日。

犯人與看守

紅樓裏的犯人，都是有學問的，差不多除了作家就是編輯。所以犯人是很有文明的，看守也就不好意思太撒野。可是假如我若不轉監到黃樓裏來，我一定把紅樓裏這較比文雅的看守們會批評是最粗野的人類了。

黃樓裏的犯人，有哭哭啼啼活不起的懦夫，也有生死不怕的亡命之徒，人位這麼複雜，當然需要一些體罰的彈壓，不過彈壓的太嚇人了。

在黃樓裏看守們制定了幾條規則：說話的打十鞭子或十板子，交頭接耳的打五鞭子或打五板子，

伸腿直腰的打五鞭子或打五板子，違者照規矩處罰從不寬貸。犯人在號內犯規拉出來，一頓鞭子或一頓板子，打的時常昏過去，再用涼水噴過來。

一切的黑暗，就從什麼法律什麼規則裏產生，犯人的家裏若託人弄情的在外面和看守疏通好，犯人在監房裏便可以享受特別的待遇：吃的飽，喝的足，不但不挨打，還可欺侮同等的犯人；否則，你不犯規，看守要看着你不高興，保不定打你一個皮開肉綻。

黃樓裏頭，無時無刻不在打的老爺老爺的狼嚎鬼哭的！

天地間一切都是相對的，留置場是犯人們的坟墓，但是看守們的市場，因為看守們在留置場裏作買賣。

黃樓留置場是一面巨大的鐵門，每次開閉的時候，嘩啦嘩啦的有點心驚，尤其在夜間嘩啦一響，那撕着心靈的聲音，有如一面厄運的通牒，不由得都提心吊胆的浮起內心的顫慄，犯人們就會覺得是置身鄧都城，身旁的看守們也有點鬼卒的神情！

三三，十，二二日。

犯人的刑法

平日，日本人對待中國人向來是以主人的身份虐待奴僕的樣子，他們的優越感很大，把中國看成是四等國五等國或無等國的地位，也就是把中國人看成是四等人五等人或無等人的卑賤了。犯人是生產白消耗的廢物，白消耗等於妨害日本的發展，當然犯人不能視為人類了。

思想犯政治犯更不用說，因為直接攪亂危害他們，簡直就像仇敵一樣！日本人的「大和魂」真隨，遇見仇敵，沒有輕易放過而不加以毀害的道理。

捕來思想犯政治犯後，必得用非刑拷打，誰也忍受不了那樣的非刑拷打，時常拷打死犯人，至於拷打犯人幾個死，幾乎是一種審問必經的手續。因此，一提起偽警察廳沒有不毛骨悚然的！

偽國有「四大橫」之民謠，即是：「關東軍，憲兵隊，警察廳，協和會。」傳遍遼吉黑熱等省的巷間，婦孺皆知。——這是因為殘暴而得名的。

每個「國事犯」都知道警與憲的利害，可是，判明有罪後，送到法院去也不輕，罪重一點的死刑，或無期徒刑，輕的十年八年，挨一點邊也得三年五年的。因此，抗日份子怕連累了朋友，沒有乾脆承認的，因挺刑吃了不少的苦頭，或者殘廢終身！

當犯人受刑的時候，我在監房裏隱約的聽見那種慘不忍聞的哀鳴，我就不住的尋思：

1. 人不可以沒有保障……。
2. 自由與流血的關係……。
3. 日本人爲什麼這麼殘忍？大概日本人身體的裝置是特殊的裝置？
4. 希冀淪延共同奮鬥到底，不起磨擦。
5. 懦弱者最後的悲哀……。
6. 默祝抗戰英雄們勝利！
7. 未來的中國教育和政治，應……。

8. 國民生活方式必須改變！

刑法的種類很多，我雖住了二年半之久的留置場，可是他們使用的刑法，我也不完全知道。這是不只刑法的種類多，又因隨時翻新的原故。茲略舉幾種我所知道的刑法，並稍述其殘酷，以資印証：

棍子：這是頂普通的，初步審問，審問官和犯人鬧着玩用的。可是打幾十棍子也够痛個十天半月了的。

棒球棒子：這比較棍子利害的多，同時應用也比較得勁。有時一打就是幾十棒球棒子或幾百棒球棒子，着重的地方，黑紫的顏色，常常保持一月的工夫也不褪色。

鉛筆桿：手指的中間，挾以鉛筆桿，然後用力量挾，並努力的轉動，再墊以竹板打之。這種刑法實行完了後，以致手的寬窄厚薄，完全是一樣的，猶如一個立體的手了。

凉水：三壺五壺的灌，灌的頭髮裏頭冒着血汗。還有水內雜以辣椒面灌的。

過電：這種刑頂難受，把犯人電的連知覺也沒有了。

煙捲：用烟捲燒犯人的生殖器，也不分男女性別。

上大掛：把犯人吊起來拷問，有時還加以小棍敲打，一吊就是三四個鐘頭。

報紙：用報紙沾上煤油，纏在胳膊上，點着燃燒。

思想矯正箱：木製的帶棱角的箱子，叫犯人跪在上面，矯正犯人的思想。

至於脚踢，手打，嘴巴子，那是小菜不算數。不過還有一件最敗類的事情，就是審問者姦淫女犯人。女犯人不允竟吊起來，把衣服脫光了姦淫！因此，關於女犯人被污的事，我承認算是一種特刑或

淫刑。當然也是禽獸者的行爲了。

三三，十，二十九日。

犯人的飲食

一天兩次紅秫米飯或兩次玉米面的大餅子，這些食物都是缺乏營養的食物，而且其定量也不過僅能維持六成飽的程度而已。

伙食是由日人包辦的。日人主權者又囑令國人經營食堂的業務，經過兩道手的。經手三分肥，這裏面少不掉有鬼串的，有一層或一層以上的鬼串。鬼串云者，也就是從定量內再抽出點公理以外的油水來。

抽油水等於減定量，結果，等於給犯人增加餓的苦擾，餓的苦擾增加，也就是迫害犯人身體衰弱的別一註解了。

長期間的飢饉，將如何的忍受呢？

餓的教訓我是拜領過了。餓的眼睛發黑，有無數的金星在眼前舞動着……。

犯人把飯盒裏的飯吃的比洗的還乾淨幾倍，若無意的發現地板上一粒泥垢的飯粒或餵餒渣等，就如探險隊發現了寶島那樣的喜悅！

同號內的難友們餓的常常爲了較滿一點的飯盒或較滿一點的湯碗，惹起爭端，他們的爭端，說不定被看守察覺，會打罵相加的。

一位姓谷的青年犯人，不到兩個月的工夫，竟餓的筋疲力盡。有一天餓的他頭暈目眩，站起來又摔倒下去，額角摔破，鮮血淌了滿地。

餓的滋味，已足夠犯人忍耐悲哀的了。可是食堂方面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而竟加以種種的苦害。食堂是採三涼政策的，所謂三涼政策，即是：涼飯，涼湯，涼水，是也。

名目是開白水，到底開不開，橫豎鬧肚子的不少。不能不算是個開不開的證明吧？夏熱的時候，給犯人臭飯吃，尙有情可原，像冰天雪地的寒季，有時候飯臭的快到腐臭的地步，未免太令人感到豈有此理了。

飯盒刷一刷也費不了多大的事，又是食堂分所當爲的。可是飯盒十天八天的不定刷一次，也許不刷一次；飯盒上滿沾着一層污穢不堪的東西，尤其在病菌猖獗的夏季，更望而生畏！

在心理上犯人是受着憂愁苦悶的惡影響的，在生理上犯人又幾乎受到禁食那樣程度的打擊，所以個個面黃肌瘦，都成了氣息奄奄的殭屍。

不曉得是那位犯人在號內的牆壁上寫了一首自由詩，看字跡他是不會寫詩的，那是自然而然的感觸，隨便寫出來的，字句的裏面透露着饑餓的描寫，和一點批評的態度，錄之如左：

帝國主義太不良
人民無罪拘留裝

兩頓紅飯不管飽
十天半月見閻王

三三三，十一，十一日。

犯人的疾病

老子稱「病」爲四苦之一。

好好的一個人無端的害了病，呻吟在病榻上，失去了自由的活動，非苦而何？人有病苦，犯人有病更苦！

犯人病了，沒有家人的看護和親朋的溫慰，沒有適宜的飲食和滋養的補品。還有一宗重要的，不能隨時延醫治療，這都是病人需要的，可是犯人病了竟無法辦得到的。

犯人最好別生病，而犯人偏偏又是多愁善病的。

犯人愛多病和病後難以康復的原由，實因物心限制的關係所致。也就因了物心限制的關係，無病免不了鬧點小病，小病免不了變爲大病，大病免不了要和危篤接近，危篤距離死還有多遠呢？

物心的條件惡劣，雖是肇病的原因，可是不能因爲物心條件惡劣而有病就非死不可，但實際犯人得病差不多是非死不可的。

犯人病的死亡率是超過平常人的，物心而外，便是醫療上的問題了。

犯人得病也給治療，治療犯人的病，是由鬼子指定醫院擔當囑託醫治的。

犯人治一次病，掛號費，診斷費，手術費，醫藥費等，總共實費兩圓。通貨膨脹的現在，兩元錢還抵不上從前的兩角錢，拿兩角錢吃藥看病，直若癡人說夢，妄談澈底。

這是鬼子糊塗觀衆的把戲，因瞪着眼睛瞧着犯人病死，無論如何對於「王道」也不是太雅觀的事

情，鬼子很清楚這些的。

這種虛應故事因有作用，更兼犯人吃藥花錢，囑託醫又是日本人，利權也不算外溢。田中信義大夫幹了二年囑託醫，就修築了一所大樓。

犯人有病，不管是頭疼腹疼，一律用面子藥對付，輕的一兩包，重的三四包。面子藥病犯人吃着有點鹹味，大家都說是鹹面子。

一個犯人托着兩包面子藥說：「兩包藥兩塊錢，吃了一點閒事不管，還不如帶點煎餅給人們吃了有益處呢？」這倒是一個幽默的諷刺！

小病用面子藥敷衍，大病就看着加重，看着死，總之，犯人病死，那是活該如此！

三四年，四月，二十九日。

監房裏的虱子

來往的犯人很雜亂，雜亂是不易講究衛生的。

犯人的寢具和衣服因少有更換洗晒的機會，這樣便給虱子造成了一個適者生存的環境，虱子繁殖本能又很高，所以監房裡簡直是屬於虱子的天下。

犯人是很瘦弱的，但虱子倒挺肥健的，這些肥健的虱子，活動於犯人的週身，不分晝夜的跳梁着。虱子嚙了的處所，是非常搔痒的，被嚙的處所一多，搔痒的眞有點鑽心。

各個犯人的週身，用手撓的都冒着血印，皮膚部面星羅棋布着許多的小黑點，那是平癒了血印的

痕跡。

「忍疼易，忍痒難！」說這話的人是了解痒的滋味的。我想他也許曾經坐過獄的，是一位叫獄裏虱子折磨過的實際體驗者。

大英雄拿破崙腹臍部生了一塊痒癬，痒的很難耐，不撓是不行的。他極厭惡他的痒癬，在他的字典中是找不出「難」字來的，可是他對於癬的搔痒，確乎感到處理的「難」了。

許多虱子包圍襲擊着，比拿破崙癬的痛苦更難耐吧？況且犯人多半又不是拿破崙那樣的英雄？每天用不少的時間捕捉虱子，但監房裏的虱子是捕捉不清的。有時候雖也要消毒，可是消毒的效果，僅能使犯人聞到一股強烈的藥味，但於虱子的生命，大體是不關緊要的。

虱子嚙了不但痒的難耐，同時還傳染疾病，因傳染病而致死亡的犯人，是屢見不鮮的！虱子是犯人的勁敵，犯人與虱子鎮日的搏鬥着。

三四，五，五日。

監獄苦樂辯

我在外面作自由百姓的時候，曾聽一個幸免於死被釋的犯人放談他的光榮的監獄生活。他說他的身體、性格，都適合蹲監坐獄的，又因爲是思想犯，思想犯是榮耀犯罪，監獄裏的看守對他儘量另眼視之，他享受着特殊的優待。他誠懇的說：他回憶起他十個月的監獄生活來，非常留戀，實在沒有住够。

監獄的苦處他秘而不宣，他把監獄的實生活，完全當過五關斬六將那麼露臉的講述給人們聽聞。我的朋友守廉君聽的很迷戀，甚而由迷戀而崇拜，竟一度作了他的忠實的信徒。

但他的話，我一點也沒有感動，因為我想像蹲監坐獄絕不會那麼有趣的。况且關於他的監獄生活的情報，我所知道的他因為受不了監獄的痛苦，重病兩次，都是從醫院裏死裏逃生的。

這次我身臨其境，實地體驗鐵窗的風味，才明白蹲監坐獄的確不是太好玩的事情，並且我時常這樣的作想：蹲監坐獄是人生最大的厄運，這厄運稍一惡化，就是死亡。這話也許有些人要揶揄我不够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，這話的意思太貪生怕死了。若有人這樣尋思我，這樣譏諷我，我是俯首默認的。

事實監房裏頭，前面是鐵柱子，左右後三面是冰涼的石壁，狹窄的房間，擠滿了囚徒，是很鬱悶的，鬱悶的透不過氣來，好像一個罐頭盒子。特別是早晨才起來，毛毯與衣服一扞搨，再加上便溺蒸發的氣味，這種混合的氣味，我的嗅覺真以為罐頭盒子裏的東西腐臭了。

其他無論，單是置身罐頭盒子裏這種鬱悶的情緒，我老早就揭出降伏的白旗！

住獄住不够的這種人，他的文化程度還不如野獸高。因為野獸囚在鐵籠子裏面，還亂竄亂跳的，有時以牙齒用力的咬鐵柱子，漸漸的牠懂得這種動作是無可奈何的，牠才無可奈何的轉圈子，轉累了就臥着想深山曠野裡的牧場，也許牠奇怪人類為什麼偏要這樣作？

監獄絕不是安樂之鄉，我知道這話又是貪生怕死的口吻。貪生怕死若化驗化驗，也有努力盡人事好好活着的能為，努力盡人事好好的活着與不努力盡人事好好的活着，在任何地方不能說是對於生命

沒有一點關係吧？當然盡人事好好的活着，就準不死，我的思想不是這麼執拗。不過我不是遇着痛苦就要自戕生命的，那樣的活不起我是不妥協的。所以在可能範圍內是盡人事好好的活着，但我不聽天由命的活着，因為我不信奉天命的。

我底確反對說糖不甜的，假如有人嘗着糖苦而不甜，那是他的味覺壞了，於糖的本身無關。監獄不是糖，所以我感覺不出甜味來，這樣說不是沒有理由的。

我的一個難友說：「監獄是一個硝酸瓶子，無論投進什麼東西去，都要起化學變化的。」我同感這話裡的寓言，寓言着監獄裡森嚴的性質。

監獄裡的風土人情，不是屬於人間的，是鬼域的。寄身於鬼域中，是不大吉利的！更尙有何美感可感？可言？

現在我還沒有脫離監牢的羈絆，未來的歸趨是不能預測的。但倘幸而不死，監獄我絕不敢再來問津了。監獄使我這麼反感，也許是「良禽擇木而棲」這句話影響出來的。

至於思想犯罪政治犯罪可以引爲榮譽一節，是沒有道理的。煤球一樣的臉子，塗抹上一筐雪花膏也好看不了。

三四，五，十五日寫。

黃樓日記

徐祥看守告訴我：他已經向別的看守們疏通好了，並且把我的來歷擴大渲染的加以介紹，這件事

對日本看守主任泉原也算是略冒不韙，從今天開始，把我公開的提出來掃地了。這樣，我除了夜間到號內去睡覺，晝間就可以在號外作一些雜事，給犯人遞飲食，代替看守填表冊，掃地，晒毯子……：：：：：在一個不自由的地方，在鐵窗石壁所籠罩着的範圍之內，我居然得到一點的自由。昨天，我還和其他的難友們一樣，像老僧入定似的坐着，這種軟工夫，是難以練習的。常常遏止不住自己的無名之火，然而，終於自己把火點着，自己又把火熄滅。一點也不錯，監牢真是一個使人無可奈何的地方。

我並不只爲自己能够在號外活動而慶幸，我一定要設法替難友們多服點務。同時，還計劃抽暇用點功，並且自今天起寫日記。

三十三年，十一月三日：由分室回來寄押在黃樓裏，已一個月出頭了，雖也常出來，但在號內悶坐的時候較多，四肢無力，轉動都欠靈活。今天忽然出來一勞動，身體的骨節就像是散了架子，疼痛不堪。人是應該多多活動的，愈多愈善。

每天都吃不飽，出來掃地可以隨便吃飯了。吃得太飽的痛苦，我是經驗過很多次了。自己雖然打算少吃，但是嘴不隨心，畢竟比在號內吃得多了一倍以上，肚子脹悶得難受，還拉了兩次肚，犯人真比產婦還嬌氣。

因爲榮膺掃地工作，各號的難友都向我道賀，有的請求我照顧，有的給我相面，誇我相貌好，甚至有的爲了討我歡心，竟捕風捉影的說我有釋放的消息。當然，我明白他們爲什麼恭維我；於是，我聯想到世人的附炎趨勢不是沒有邏輯的，可是那些不抗不卑的人，終究是值得我們喜悅的。

十一月四日：近來病人太多，三號房裡昨天一日之間就病倒了三個。假如是傳染病，蟲子是逃脫

不掉傳染之咎的。我向看守提出報告，並要求向食堂多要幾十盒飯，作爲每個房間捕蝨的獎賞。從早至晚，全體難友向蝨子展開殲滅戰，晚間據各號報告稱：捕捉的蝨子總數，已超過萬匹以上。

樓上五號監房死了一位中年犯人，他是一位物理教師，他死的很冤枉，自己到死也弄不清楚爲什麼被捕進來，他死的確實糊塗。

十一月五日：消毒工作準備好了，大概這幾天之內就要消毒的。但我因爲今天天氣很好，難友們昨天又捉了蝨子，又向看守們建議：趁看這一時機，提前實行消毒。看守們總算應允了，爲了這項工作，大家整整忙了一天。但我非常愉快，因爲這對於全體難友是有莫大利益的。

十一月八日：因爲這兩天早晨掃完地，就到看守室幫助看守們整理文件，日記已有好幾天沒閒空記了。

姓張的看守驢臉總是拉得那麼長，一年到頭沒有幾天是好看的，沒有一個難友不咀咒他。今天，太陽不知道從那邊出來的，他竟同情起我的苦悶來了，給我帶進一本林語堂的烟雲京華，叫我掃完地消遣消遣。我受寵若驚之餘，心裏暗忖這是另有作用的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過了不一會，他問我說：二號房內一八六號姓劉的犯人，過去是朋友，大家都不錯，因爲販賣白糖被檢舉了。他有點毛病，說着就掏出來一塊大烟膏，一包糖餅，還有一飯盒豬肉。這類事情，我是能够會意的，就把一八六號提到外面一間小房裡，小得只能一個人在裏面轉動身子，把東西交給他。一八六號的眼是很尖的，在外面交際很廣，常被抓進來，住留置場不是一次了。他說幾天就可以釋放出去，這次也已經活動好了。他說自己已被檢舉，多半是有人想謀算他一點錢財，而找一種藉辭，只要他們得到錢就平安無事的逢凶化

吉了。最後，他很認真的說：倘若不嫌棄他的話，願意和我結爲生死的弟兄。他又說他在外面朋友多得很，差不多都是些累贅，所有知心之交都是在獄中邂逅的。

十一月九日：平時我是不愛讀小說的，在這裏則不然，在這裏，有時候只要是一塊帶字的紙，都會引起我的閱讀慾來。在日常生活裏我是喜愛書的，今天我更喜愛書了。兩天的工夫，我抽暇就把烟雲京華讀了六十多頁，已經看出內容的端倪，正如林大師自己所言：「小說就是一個好的故事。」請問：只是一個好的故事又有什麼作爲呢？

十一月十日：早晨起來掃地，發現上下各房間都添了幾個木匠。後來一打聽，原來昨夜南嶺日本住宅發生凶殺案，砍死了一個日本女人和兩個孩子，凶器是木匠用的斧頭，所以把南嶺一帶的木匠都抓了來，已經過了半宿堂，許多木匠的臉被打得像個判官。

全留置場立刻緊張起來了，日本人不時來巡視，對於號內的犯人比往天更是吹毛求疵，打得也更利害了。因爲案情嚴重，恐怕掃地的串供，把我又臨時關進號內。整個的留置場已爲恐怖的氣氛所籠罩，每個犯人都忐忑着一顆不安的心。因爲過去的經驗告訴大家：間接的事體會影響他們直接的痛苦啊！

十一月十三日：空氣緩和了，今日照常出來掃地。

各號內所押的木匠大多已釋放了。晚上從旁打聽出來，這個案子已經破了，還是從這羣木匠本身破的。日本警察破案迅速，使我暗自歎服。其實這全是歸功於戶政確實，情報靈活，特務組織嚴密所致。日本人無論對於任何一件事情，都能拿出一套辦法來的。

一八六號特別傳出消息去，今天給我買進兩瓶哈粒巴，還有一套內衣。我對於這個神通廣大的經濟犯，我有點迷惘了。

十一月十四日：妻子今天送了不少的東西來，完全被特務科惡意的扣留了。日本人的性情太窄狹了，他們還高唱大東亞聯合呢？大東亞是十億人口，日本人那麼點的小肚子，豈能容下十億人口？簡直是天大的笑話！

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是這樣，由看守們監督，由我代替他們鞭笞犯人。今天，看守老爺們似乎氣不順，居然鞭笞了三十名之多。這是我每天所最苦惱的一件差事，不但勞力，還要勞心。因為犯人們被鞭笞時所發出「老爺！老爺！」哀求的呼聲，我的心是無力抗拒的。

十一月十五日：日本人真有一股橫勁，日本人自殺時常常用刀子在肚子上割一個方形的窟窿。今天我看前兩週的日日新聞，日本的敢死機撞沉了一艘美國的戰艦，那個敢死機隊長說：「我們要用這種玉碎的办法，對付敵人！」

下午，在看守的監視之下，在監房外面作工。黑房子裏悶久了，乍一到光天化日之下，這樣更豐富了我對於黑暗中的事物的回憶與認識。

十一月十六日：一位拘押已久却從未過堂的難友，神經錯亂了。他咆哮的痛罵着人類不應該有監獄的，監獄是人類的罪惡，並大聲呼籲全體獄友團結起來，搗毀監獄！大家衝出去，到一個理想的國家去！那裏沒有監獄，沒有野獸，沒有警察和特務，沒有一個日本鬼子！一邊罵着，一邊用手拉撼着鐵柱子，或用牙去咬。過了一會，看守把他架出去了，據說已安排他到另一個嚴重的地方去。

十一月十七日：早上，又有一位青年犧牲在這法西斯的監獄裏。他是自殺死的，夜間用葯瓶子割斷靜脈，流血過多而與世長辭。昨天，這位青年還向我說：「人生大不了也是個死，他不願意再在獄中掙扎，因為涼水已把他灌成廢人，就是出獄後也沒有什麼作爲了。」他表示不甘苟延殘喘，又無能反抗，言下無限悲慟。我勸他，他只是搖頭。果然他自殺了，從他僵硬的身軀，枯黃的瘦臉，我看見了一羣毒蛇猛獸在張牙舞爪！

十一月十八日：過午，由外署押送來五百多名勞工，每兩個人一副手扣子，每五對拴成一串，看情景比犯人還要受虐待。這批勞工是預備送到佳木斯鶴立煤礦作工的。佳木斯是寒冷地帶，他們沒有禦寒的衣服，每天僅吃限定的幾兩高粱米。他們明天坐早車到佳木斯去，我在隱隱作痛，我估計這批善良的中國人民，不成問題的是被無辜的犧牲了。

一八六號真有吹的，他果然釋放了。並且當日就給我送進許多食品來，還特別給我帶進幾針注射葯，因為他說我的牙齒壞了，應該注射石灰質之類的葯劑。從他的言行來觀察他的爲人，我感覺他有點綠林派的作風，總算提高了我對他的估價了。

十一月十九日：日本犯人包東西用的東京讀賣新聞，從那上面的字裏行間，已經可以看出日本的陸海空軍在毀滅着。對於這一點，人人都抱着幸災樂禍的態度，許多人在希望着：像日本這樣野蠻的國家，應該快點滅亡。

十一月二十日：今天又死了三個犯人，一個是有主的，由家屬將屍體領回。其餘的兩個裝在垃圾車裏，扔到萬人坑去了。有許多難友都是無親無故的，尤其一個犯人如不是從家裏抓來的，警憲是決

不讓家屬知道的，並且還給弄個化名，這樣一來，死在獄中無人知道，暴徒們也不負什麼責任了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：早晨，我提出一個曾在小豐滿修築工程裏當過小工頭的犯人，他和我談起小豐滿的偉大。他說：「小豐滿的動力，可以使中北滿的電燈光亮起來，使中北滿工廠的輪子轉動起來。水堰的儲水量，五分鐘可淹沒吉林，十分鐘可淹沒長春。但是，因這個工程死的中國人真不可數計，在嚴冬的時候，一百人一堆的屍體，好像無數座小的屍丘，令人慘不忍睹。小工頭固然說明了爲此一工程喪失的生命，竟是偌大的一筆血債，但也說明了爲此一工程的偉大——這真是一勞永逸的工程！」

十一月二十三日：這兩天犯人死亡較多，日本人譴責看守們疏忽衛生，又飭令再消毒。這是僞善者掩飾自己罪惡的藉辭，日本人對於說漂亮話的技倆，一遇到機會就要施用。在某些地方，在某些情形下，日本人也是殺人不見血的！

十一月二十四日：一八六號特別託姓張的看守給我帶進幾種雜誌，和許多最近出版的報紙，還有一部官場現形記。恰巧徐看守祥也給我帶進一些書來，古書是史記，新書是中譯本的現代哲學之改造。精神食糧很充足，兩個月內可告無虞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：上午作消毒工作，下午晒毯子，晚上給看守寫報告，今天的工作又繁重又緊張。

十一月二十六日：早晨醒來覺得冷點，打開窗子一看，外面在飄着雪花，滿地都白皚皚的。一位難友悲慘的歎息道：「這又是一年了，何苦呢？誰犯了什麼罪！」觸景傷情，他一定很憤慨的。

因爲下雪，留置場內格外清冷陰慘，看守們把大門鎖好，都在看守室擁爐閒扯。我也便和各號內比較有思想的犯人談談。他們紛紛詢問我近來時局的情形，有的引證報上透露出的日本海陸空脆弱的

跡象，對於日本的危機加以種種推斷和評論。這些日子我們談的很好，在這寂寞而又無聊的獄中，有意義的談話，自然也能給大家一點心靈上的慰藉。

十一月二十七日：心裏很不寧靜，因為聽說要往外邊轉我，特科很顧慮我在外面掃地，恐怕我搬弄什麼是非，尤其對我逃獄的印象太壞了，將永遠把我列在危險人物的欄內，這種態度他們是不會改變的。犯人在獄中毫無用武之地，說不到防禦，只有聽憑壓迫者的擺佈了。

看守徐祥告訴我：沒事少和號內的犯人談話，多加檢點。他又說：日本人對你總不信任，對你的壞印象永遠也改正不過來！

十一月二十八日：這兩天，我的心情比較浮動，我很注意挖窟窿的工具，並且試探外邊的小鐵窗戶是否能夠弄開，假如可能的話，我仍然要跑一次。否則，日本人總是想辦法收拾我，日本人太卑鄙了。獄中有許多嫌疑份子被囚禁致死，何況我的思想已判明與帝國對立，自無寬恕的餘地，這是我所畏懼的，我又開始留神跑的方法和跑的機會了。

十一月二十九日：剛被釋放的難友某君，密託看守給我帶進一塊香皂，一條毛巾，一包鹹菜，還有許多切成一段一段的大葱。

六號內又有一個犯人瘋了，忽而唱二簧，忽而唱梆子。他說人早晚都得死，早死早脫生，輩輩過年輕。他似乎獲得解脫了，顯得很快樂，在號內扭秧歌來了。

十一月三十日：「冒險如無益，我們就必須等待着，今天除了忍耐，什麼都等於無用。你昨天所談的是一個嚴重的錯誤，我們需要臥薪嘗膽，不要短視，在這種場合，忍耐並不是懦弱。想一想，你

以爲如何？M謹白。」

上面的話，是留置場裏一個最出色的難友M先生寫給我的答覆。M先生不但有理論，又沉靜又有智謀。因此，昨天我會和他談到策動犯人越獄，他認爲這是頂危險的事，他以爲只有忍耐才是最智慧的表示。忘了是那個難友也曾經和我說過：除了使日本人把你看成愚蠢而外，別的無論對你有任何的看法，都是禍了。

十二月一日：全留置場大掃除。

十二月二日：許多犯人，在監房裏枯坐無聊，便常在牆壁上圖鴉。每一個監房的牆壁上，都有用木梢磚片刻繪着的詩草，短語，圖畫等，甚至有些犯人劃很多的道子記他們災難的月日。雖然是亂寫亂塗的，但在靈魂深處確蘊藏着無限的慘痛。今天我在樓上七房的壁間，看見一個圖畫，筆道遒練，構思偉大，這個畫裏面所描繪的是一田中特務股長坐在一張椅子上，椅墊下面覆壓着許多亂髮蓬蓬的犯人，他手摸着頭，俯首尋思……。」

十二月三日：又新添了一位女犯人，她和我說她的官司還沒有判明，是女扒手或者是蘇聯的女間諜。她從去年就被捕了，她已經換了四個留置場。看她的樣子一點也不縮首縮尾的，她比好怕事的知識份子硬實的多。

晚飯，高粱米飯裏加豆餅了，又辣又苦。有許多的犯人餓的已經抬不起頭來，這樣更加重了犯人飢火的燃燒。

十二月四日：夜間翻來復去的睡不着，我的肝氣很旺盛，我憤懣不平，本來糧食是我們的土地出

產的，播種收穫都是我們的勞力和血汗的成果，不但不給我們吃，還餓着我們。她媽的，這還算什麼人間！很晚很晚的才睡着了。

收拾了一天倉庫的東西，活比較重些，又兼夜間覺睡的少，感覺太疲乏了。

十二月五日：午前，在倉庫裏作活；午後，和紅樓轉來的日系佐藤犯人談了許多話。

十二月六日：紅樓裡新抓來幾個重要的犯人，佐藤從昨天也貶到黃樓裏來了。我們在紅樓是相識的，但沒有談過多少話，這兩天我們談得很親切。佐藤是在偽建國大學執教，還有他的兩個朋友也是學者，和我也都認識。前些日子因得肺炎死掉了一個，據佐藤說是日本少數的經濟學家。另一個也不知道特務科安置到那裏去了。他是昨天特務科叫他遷到這邊來的。他們是在前三年同時被捕的，被捕的原因是他們和在中國住着的日本反戰聯盟會長鹿地亘有來往，就這一點蛛絲馬跡，竟成了他們犯罪的證據。但他們非常的倔強，他們已經向日本的特務們面前承認，「不但反滿，同時還反日。」他說特務科的日本人非常的忌恨他們，早晚要把他們害死的。他又和我談了一個重要的見解，他說：「善與惡兩個陣容，最後決定勝負，並不是決定於善與惡的理論上，而是決定於雙方實力的比較上。日本行動的根據雖然是惡的，但是科學，政治，經濟，軍事諸種政策，都能配合而形成巨大的力量，將來這個力量的消毀，不是因為對方的道德優秀，而是對方的力量比這個力量更優秀。」

十二月七日：中國人是善於想像的，他們可以憑藉着一種空虛的假想，自欺欺人，甚至把這種空虛的假想作為未來的希望；而此毫無把握的希望，又使得他們現實極其狼狽的生活，可以苟延殘喘的拖得很長。我時常聽到有人和我說後方的人物如何神奇，山洞裏儲藏着多少千架飛機，大砲，坦克車

等，新疆建設的也已成了天國。今天又有人說：在某某山谷中，前數年由中國某某將軍訓練的猴子軍出奇致勝了，殲滅日本五個精銳的師團。類似這樣的神話和傳言，有許多人在高談闊論，有許多人在傾耳敬聽。

十二月八日：因爲太平洋上的戰爭趨緊，於是有一個顯著的變化，即日本的狐疑心加大了。這兩天捕捉的知識份子不少，樓上樓下各監房都滿滿的了。據看守們傳說，警憲方面正在勘察着適宜的地址，將有計劃的逮捕大批的知識份子，這話我是相信的。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所謂知識份子有一種看法，他們眼裏面的中國知識份子，大體是不懂得理論，沒有思想，而僅是常識稍豐而已。他們曉得這種人不會有什麼了不得的作爲，但他們認爲這種人最低限度也是好說話的，愛把事情過分的加以渲染，往往把事情弄的治絲愈亂。他們很討厭這類的知識份子，他們以爲這類的知識份子可以使社會騷擾和嘈雜。

十二月九日：因爲紅樓裏新要犯很擁擠，鄢叩鳴也轉移到黃樓裏來了。乍一見他嚇了我一跳，他的臉胖腫的像個麵包，特別起發而又帶亮光，一點也認不出來了。我們是同犯，我馬上就意識到掃地工作立刻就會結束的，我們倉卒的談了一些話。他告訴我：雖然胖腫一點，可是身體並不要緊，又說小西向他說可能或釋放他。並囑咐我特別小心，因爲小西批評我太可惡了！我告訴他：小西若再問到有關我的事情，切記不要說相識我以前的經歷和學歷，以及牽涉廣汎的言語更要守口如瓶。

到徐祥看守的班，我正要向他談話，他反先和我說了：因爲叩鳴轉來，特科的條子已經批交看守室，明天把你轉押到通路警察署留置場去，去了找劉警尉提我就可以了。我又再三囑託他明天給劉

警尉打電話關照我，或者遇着時再特別說一說。又把我在監獄裏所記載的文字，也拜託他特別給予保存，他都慷慨的應允了。

三十四年，四月二十六日：午前十一點鐘又轉回黃樓留置場來了。馬上官復原職，開始掃地工作。回憶這四個多月的時間，我對長通路警察署沒有什麼挑剔的，劉警尉是很幫忙的。雖然不能寫文字和閱讀書籍，但衣食住可以說是沒有受着委曲。掃地給飯雖早有犯人擔當，可是差不多每隔一兩天我要出來很長的時間作一種特約的工作：「添造接送勞工的人名冊子。」偽滿是用很多人很多的，因為各地的生產工廠，開發團體，大工程作業，早已把閑人吸收淨盡。在偽國境內你不會聽說有誰在喊失業的。因戰爭關係，各工廠都採日夜輪班制，需要的煤量驟增，所以各礦坑必須增加很多的勞工去採掘，始能供應各工廠用煤的需求。勞工是需要很多的，勞工的來源，大部份的是由偽華北政務委員會代為雇庸，還有各地的戰俘也要到礦坑去服勞役。偽國境內的勞工，不是輕微的罪犯，就是日本人認為與大東亞戰爭無關的行商坐賈，也被抓了勞工了。這些個勞工比犯人看管的還嚴緊，像犯人一樣的關鎖在監房裏。當發配到礦山去的時候，不但扣上手扣子，還用繩子一串一串的拴起來。勞工出發多半是天黑以後，世間許多的罪惡都是在黑暗裏進行！當每隔一兩天一批勞働羣離開留置場而在夜色裏消失他們的形跡時，我總是擔心他們這一路的風霜及躓入礦坑以後去的危險。礦坑裏危險重重，常因煤層的坍塌砸死勞工，聽說本溪煤坑裏失火，有好幾千勞工都燒死在礦坑裏了。在全滿各地有千萬個警察署，都在動員勞力，日本無論有任何的犧牲，也必須先由我們的血墊付。

算起來四個多月的日子，我完全和勞工們打交代了。

四月二十七日：蘇聯軍二十四日接近柏林邊緣，二十五日已突入柏林東市區了。戰爭是慘烈的進行着。英美的飛機轟炸德國的都市，動則千架以上，德國是抵抗不住了。的確善與惡是不能肯定勝負與敗的，惟有實力才能說明戰爭的最後是屬於那方面的。

我探悉鄒叩鳴的消息，他在兩月前已轉到旁的地方去。但放心的，聽說他的病痊癒了。

四月二十八日：日本人要瘋狂了，他們對於「合理合法」越發的背道而馳，任意拘捕良善的人民們，並以刑訊強迫口供。這幾天因爲皇軍戰爭也失利，更大事捕人。現在黃樓裏的犯人已突破兩千伍百人以上，這是犯人最空前的鼎盛時代。也就說明了必須的壓力是什麼？恐怖統制的威脅是很大的，當我沒有被捕之前，不法拘捕的恐怖已懾服了所有淪陷人民的心；中國人向來是好說話的，但是「閒談國事」的沒有了，有時候汽駟子（警察常用此捕人的車子）一響，人們的心就會不安的跳起來！

四月二十九日：偽大同報載：「因敵機盲炸，政府爲體念犯人的安危，正考慮計劃把犯人疎散到安全地帶去」。這一考慮計劃雖不瞭解，但對於犯人決不是善意的，倒可以斷言。

全留置場的犯人，都佩帶一個適合於空襲時的記號，分甲乙丙三種號碼，一號至一百號的號數爲甲號，一百零一號至二百號爲乙號，二百號以下者爲丙號。據深知此作用的看守告訴我，這種標示是到空襲劇烈時，丙號釋放，乙號取保釋放，甲號必要時槍殺。佩帶記號的意義也許是這樣的，不過到非常時完全槍殺甲號是絕對不可靠的，因爲甲號裡有兩三名快要釋放的日本人，我和一個已判死刑的殺人犯也是丙號。由此，我斷定這個秘密，只有日人泉原看守主任他一個人知道。

四月三十日：各署又送來五百餘名勞工，準備會齊到密山去作什麼工事的。監房內驟然多了這麼

些個人，連脚也擱不下去，晚上睡覺也躺不開了。大家都蝟集在一起坐着。長長的夜，等待着天明。

五月一日：寫了一天勞工簿子。

五月二日：方才伺候着一大批五百餘名的勞工走了，接着又辦才送來的一小批三十餘名勞工的入號手續。

內中有一名勞工，從鞍山拾來一塊爆破的彈殼，拿出來叫大家賞識，大家都知道這是對付日本的玩意，大家爲此而喝彩。監房內是不准有五金類的東西存在的，我恐怕他們因此受懲罰，便把這塊彈殼要來沒收了。

五月三日：一位年輕的女犯人忽而死了，她死的非常的突兀。她昨晚過完堂回來，還罵日本人太獸性！我想像她被日本審問官強姦之後，爲了滅口，又給她吃了毒葯。所以今早起來她的身體已經僵硬了。

五月四日：也許是因爲昨天那位女犯人的死，我受了一點刺激，夜裡頭痛甚劇。躺了半天，下午一時才掙扎着起來，晚飯吃的也不多，早早的又睡了。

五月五日：頭不痛了，把外面的窗子完全開關，透進很多新鮮的空氣，更覺得輕鬆適快。

午後沒有提犯人過堂，顯得比每天清靜。我和一個滾馬強盜閒聊了很長的時間，他告訴我他們殺過很多人的事情，九一八事變時他親手打死過兩個日本人還有一匹大洋馬；我又向他領教了許多的黑話。他的爲人的態度倒很直率，差不多綠林派的人都好交朋友，沒有什麼彎彎曲曲的。

五月六日：下午二時整，空襲警報的汽笛響過去了，但沒有在偽首都投彈，不定把那都市炸了。

空襲警報之後，炸彈馬上就有掉到頭上的危險，可是犯人似乎也沒有什麼異常的不寧靜，犯人是亡命徒，犯人就怕出的事小。過了一會空襲警報解除了，各號的犯人都在相機耳語，看神情積鬱略洩。

五月七日：報紙發表五月二日德國投降了，歐洲方面的軍事遂告一段落。整個的世界戰只有日本在東亞唱獨腳戲了。

另外還載有希特拉的一段趣聞，當佔領軍搜索希特拉的居處，左近地上雜亂的躺著許多的死屍，有的都燒焦了，但沒有發現希特拉。但聽說希特拉在柏林陷落前六天，和他的情婦布拉溫女士結婚了，然後又一同自殺。

五月八日：一個新轉來叫陳恕的看守，和我攀談很久，一點獄卒的惡習也沒有。由他的談話中，知道他愛好文藝，還寫過許多小品文。家裏藏書很多，他說給我帶些書籍，調解調解這裏邊的苦悶。特務科命令準備一間寬大的監房，大概又要檢舉大批的新犯人，我照命收拾出樓下四號最寬大的監房來。

五月九日：夜間在朦朧中我就感覺嘲嘲的抓來的犯人不少，第二天起來，差不多樓下各號都添了一個新犯，這是案情比較重大的，四號內也滿了，這是比較案情輕微的。非常時所有案件都是速辦速決，一天的工夫把捕來的一千人犯，差不多都拷打的帶了輕重的傷痕，案子也判明了。這個案子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們打算改朝換帝，在犯人的當中，有未來的大皇帝，軍師爺，司馬大元帥，以及其他的文武百官，據說還剿來一顆畫着龍的玉璽。這些人犯都比較性情似乎古怪生硬，他們都是受了邪教的毒，旁的不用說，大皇帝算是蒙難了。

五月十日：大皇帝真是有點名符重望，看守們誰換班都先朝見朝見，還有兩夥日本人也朝見過。皇帝的脾氣挺古怪，似乎不願和凡人交談，皇帝這種態度觸怒了劉扒皮（看守），劉扒皮把皇帝打一頓鞭子，皇帝垂頭哭泣了。無論真皇帝假皇帝都是受人利用的傀儡，皇帝本身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。我想像輔佐皇帝基業的軍師，一定是足智多謀的，我和軍師談的結果，果然發現這個滑稽事件是他主動的，他不過利用皇帝的名義，叫信仰他的臣民們納貢而已。這是一個惡劣趣味的騙局！

五月十一日：陳看守給我帶來幾冊日本人寫的文學書籍，還有一包糖菓，我全部謝收了。

陳對於假皇帝案，評論說：「當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梵爾賽條約簽定後，各國駐軍撤退了。德國對於法國佔領區所遺留下的低級習慣，成了德國最頭痛最可怕的威脅。我國還有一部分人民，保留着許多年代以前的習慣思想和信仰，而且牢不可破。假皇帝案便是屬於這一類的。」看守之中，我最喜歡陳，他的言論思想人格遠非一般在犯人身上找油水的看守可比。

五月十二日：陽歷五月的天氣，春濕的東北也暖了，可是見不着陽光的監房，依然很冰冷的。一個小販，年近六十歲的老犯人，昨夜凍死了。身子曲縮着，破爛的衣服，筋肉暴露在外面。

勞工來一批，多半是面帶菜色的老少殘兵，看樣子他們活着已是一種掙扎，妄談在礦洞裏去從事辛苦的勞動。——這是壓力的最高度的表現！

五月十三日：一個日本看守給我半飯盒餃子，我恐怕裏面投入什麼藥石，我拋在垃圾箱裏了。

五月十四日：晚上，陳看守問我「馬克斯的學說」怎樣？我回答他說：「馬克斯的學說，是廣大人羣的營養站。」但是馬克斯學說逐條的思想和理論，也絕對不會永恆的逐條的沒有差別的適應人類

社會的要求。一種學說，經過人類奮鬥歷史進步的熔冶，其一部分雖然越熔冶越純，但每經熔冶必有被遺棄的殘渣。馬克斯的學說，在現在可選擇之點很多。」

五月十五：在衆犯中的日本人裏頭，你可以找出各樣的實用人材來，修理電氣的，修理水管子的。今天有一部分的电燈不着，提出一個曾在工科畢業的日本犯人，馬上把微結找着修理好了。這是日本比我們真正强的地方。

五月十六日：今天大掃除並室內消毒。

五月十七日：看守們告訴我明天整理倉庫，叫我拔選兩名優秀的犯人幫同作業。

六月二日：起早睡晚的在倉庫裏工作了十幾天工，今天結束了。

日本關東軍招集各機關首長齊集南嶺，參觀日本試驗新發明的電的新武器。試驗時，電沒有調整好，把發明者電死了，新武器便沒有成功。這一個發明家的死，是日本沒法估計的損失。對於這次的戰爭，日本國內有許多這樣的輿論：「他們相信他們的軍事，政治，經濟，都沒有失敗，他們承認他們失敗的是科學技術不够。」這種觀點雖然是以殺人來立論的，可是今後凡沒有科學的必被統制或滅亡。

六月三日：兩個看守彈壓着我們幾個犯人！在留置場旁邊的隙地，種植大麻子。大麻子可以製飛機用的滑翔油，這是預備獻納的。我們幾個犯人脫了上衣，在陽光底下熱烈的挖掘着土地，汗也流了，一陣一陣的微風從我們的身上掠過，我們覺得大自然太美了。

六月四日：監房裏又多添了兩位編輯和一位愛讀思想方面書籍的犯人。他們被捕的原因很簡單，

他們不但不高興給贖武主義者捧場，他們大概還給贖武主義者喊了倒好！

六月五日：從看守們議論紛紜中，我知道同江縣的監獄暴動了。裏邊有政黨鼓動，縣警務科的警察和監獄裏的看守也叛變了，屠殺了不少的日本人，副縣長也死於非命；看守們又議論到樺甸的不靖，有許多紅軍又從森林裏出來打劫日本的軍需。這些個動向，也足說明不甘壓迫的人民都起來了。

六月六日：一個犯人因忍受不了重刑自戕了。看守們從他的衣服上搜出來用血給家人寫成的遺囑：「運動出國證，趕快回關裏老家……」

六月七日：當然是戰局的關係，我覺得監房有些不可思議的令人欲死的威脅！

偶患輕微感冒，晚上吃了兩片阿司匹靈，早早睡了。

六月八日：夜間出了一點汗，就痊癒了。但躺了半天，午後才開始正常的活動。

日系看守新寶接班之後，一言未發，圍着留置場的平台整繞了兩個鐘頭。日本人是有些苦悶了。

六月九日：寫了一信委託釋放的犯人帶出去。

陳看守給我一飯盒餃子，還有一本「華每」半月刊。

六月十一日：兩個犯人是從奉天抓來的，我問他們奉天的景象，他們說奉天雖然炸過了，可是一切照常，沒有絲毫紊亂的跡象，治安當局處處小心了，老百姓也處處小心了。生活的情形，似乎更趨嚴肅！「完，快完，」這是兩年前人們對日本的估價，但現在戰爭仍然在持續，可見一般人的見識非常輕浮？日本這個國家很古怪，雖然是帝國主義，但施政有許多的地方難以社會主義的制度。日本的專制政體，所以歷久不變，不但是因爲有制度維繫着，同時還採用了接近現實的制度維繫着。

六月十二日：從一張舊報紙上，我看見日本學生對於科目選擇的統計比較，選擇文學和美術的約佔百分之五，其他百分之九十五，都是選擇工農和物理化的。日本的教育引導着學子們趨向實際了。

接待了各署送來的五百名勞工，忙了一大陣，當晚就開赴增產地區去了。

六月十五日：楊大華是個賣苦力的，他用他的勞動的資本，養活着他的兩個老人，一個妻子，三個孩子。他的筋肉因疲勞過度，顯得太蒼老了。他因為給朋友作保，被押了兩個多月，新近才釋放的。當他在監房裏頭的時候，我是常給他飯吃的，我並不是可憐他，是因為他勞苦多報酬少而為他報打不平。

他總算是沒有餓着，他把我這種行為看成是一種恩點，他託張看守給我帶進一大包鹹菜，十五個窩窩頭，還有一張字條，那上面的字很簡單，說很感激我，他沒有錢，若有錢就給我送些好的來吃，這不成敬意的東西是人心的表示。——我感動的落淚了。

六月十七日：上下午警戒警報各一次，完全是一場虛驚。

六月十八日：徐祥看守囑告我日本人不高興的時候，處處要小心，尤其寫什麼東西更要注意！

六月十九日：一本很滑稽的老舍選集我看膩了，我覺得過分的滑稽容易忽略讀者對內容的注意。

六月二十日：在留置場內突然一個東西爆炸了，濃烟和火藥味霎時充滿了留置場，火花四濺，號內的犯人都亂了，有的喊開門，有的扒鐵柱子，長長的頭髮都驚嚇的豎立起來。看守們也手忙腳亂的慌了神，怪態百出。未幾就被撲滅了，原來是一種秘密性的演習。還有一個日本人講了許多話，他認為在非常時如此的錯亂，傷亡和損失是會增大的。

六月二十一日：晚上我給看守們講了兩個故事，內容講的是舊的在破滅，新的在滋長。

六月二十二日：一具死屍在大鐵門旁放了兩天了。死者是哈爾濱的，電報已拍出兩次，但領屍的還未見來。都有臭味了，大頭蒼蠅也飛來飛去的，我多多的灑了一些消毒水，臭味還是掩蓋不住。

六月二十三日：早飯以後，一個婦人攜帶着兩個孩子把他丈夫的屍體哭哭啼啼的領走了，對於這樣的情景雖然很難過，但也好像是除了一塊大病。

六月二十四日：洗刷留置場和消毒。

六月二十五日：犯人注射防疫針。

夜裏又和陳看守商討逃跑的事，他已經在看守室給我準備了一套警察的服裝，預備相機化妝逃走的。我們相信逃很容易，逃出之後的存站是很難的。我們決定到兵慌馬亂的時候逃跑，因為想像那時候是很危險的，日本就是不把我們這類的犯人下了毒手，也得活活的餓死困死的！

六月二十七日：今天的局面，日本雖然不甘示弱，但危機已達頂點。監獄的管制也加強了，看守整增加了一倍。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，我們面對這樣緊張的情勢，實憂懼未來事實的照會。

六月二十八日：晒倉庫裏的囚衣和毛毯。

六月三十日：犯人疎散的消息，又傳播起來了。犯人惟恐怕「疎散」還包括着其他意義，總以為日本人在臨死之前也得找一個墊背的，犯人心情因之不穩。這倒不是犯人的多想和惶惑，這純粹是日本殘暴的性格太令人叵測了。

到了陳看守的班，關於此我和他商討了。他同意疎散命令什麼時候到達就什麼時候逃跑。我們的

目的地，計劃初步先逃到錦州，往錦州南山生菓木園去避匿一時。那園裏有我一個姓黃的朋友，他是個有思想的人物，他帶着許多的書籍，隱遁此處，裝聾作啞了。

七月一日：一位白俄犯人，六十歲的高齡了。案情很複雜，他病的很久，今天死去了。這個老犯人性格很倔強，他能控制住自己的痛苦，從不發出哼哼唧唧的難過的聲音來。當他不能吃東西僅能用一點白水的時候，我告訴他隨一點便，但他還說「團體生活應該自愛等語。」這話真豪氣！的確我們聽到一個人長吁短嘆，或哼哼唉唉的，不但使人心情不快，同時背脊骨還有點發冷，於是我們感到這樣的人太沒有意味了。

七月二日：撥了一天監房的鐵柱子。我感覺這種東西非常的蠢笨，它不能限制人類的違法，更不能使人心就範。我深信這一根一根的鐵柱子，完全是法西斯集團暴虐無道的實據。

七月三日：今天仍然掃除留置場的全部，因為明天有來參觀見習的。

七月四日：見習來的是全滿各地受訓的警察和憲兵，受訓就是教以殺人的技術。他們在留置場裏面停留了很長的時間，他們研究留置場的管理方法及犯人的生活情形。

七月五日：又是一個慘痛的場面，一個挺硬實的漢子，堂堂的走出去過堂，回來時便被兩個特務架曳着，閉着眼睛，頭也抬不起來，曳到號內摔在地板上。呻吟了片刻，這個硬實的漢子就犧牲了。

七月七日：由於德國降伏，日本勢將日暮窮途了。但日本政府非常強硬，報紙還在白日說夢，大放厥詞。我真奇怪日本這種窮兵黷武的精神，不悉延續到何時為止？日本真的要打到最後的一兵！

七月八日：比較更加緊，看守們在留置場裏都帶上槍了！

七月十日：今天報載市立醫院的一個日本女護士，因鑒於皇國決戰之際，用血書致關東軍司令部，誓抱奮勇要在野戰病院看護受傷的皇軍勇士們，以報效國家。

七月十一日：深夜裏睡不着了，我從鐵柱子的隙縫，窺見日本看守鈴木提着一個小瓶子灌酒，一面喝着，一面流着眼淚，很傷感的樣子。他是一個憂國之士，我品驗他每逢報紙上載有皇軍玉碎的消息，他總是顯出來的悶悶不樂。

七月十三日：外面風在颳着，雨在下着，我坐在椅上沉思：我想這鐵柱子裏圍着的這些飢餓焦黃的囚犯，他們犯了什麼法？他們因為生長在一個舊的封建社會裏，才使他們逢着這樣的不幸，而又毫無作爲。

七月十四日：監獄裏的流言蜚語也很多的，這是新犯人傳說的。什麼佳木斯的犯人全叫日本打死了，快要抽犯人的血給傷病兵注射。亂世的消息像鉛塊一樣，重甸甸的壓在人們的心坎上。

七月十五日：這兩天犯人死的太多了，死了的是逼死的，活着的是又成了機器。殘忍的日本啊！你們想在人們的血泊中，鞏固帝制的基業嗎？

七月十七日：食堂裏這群東西沒有一個好貨，飯總是燒的生的生熟的熟，今天的米煮的還一個粒一個粒的就擰了來。有一個犯人咀咒着說：「這那是飯，簡直是小槍彈！」

七月十八日：近來我有點感於目前的表面現象，我好像看見於不久的將來會有這麼一種境地實現：「人們不必再恐怖了，在熙熙攘攘的情況中過日子，有工作，有飯吃。」

七月十九日：M今天和我說：我們將從這個空前的厄運中翻轉過來；但這個厄運也許使我們不可

預測的毀滅了！」我同感M的話。

七月二十日：這兩天的戰爭消息報道，不是日本本土被炸成火海，就是接近日本本土島上的駐軍全部玉碎了！日本的抵抗雖不示弱，可是沒有還手之力了。

七月二十二日：疏散犯人大概是決定快實行了，但公文還沒有到。我和陳看守交換意見的結果，三十六釐還是走爲上策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：犯人們都非常的恐懼，彷彿災難要臨到自己的頭上了。但有何辦法？只好靜等着有什麼事情發生！

七月二十四日：和陳看守研究跑了以後，在路途上可能遭遇着的困難與應付的道理。

七月二十六日：夜間搜查各監房有無異狀。

七月二十七日：日本人每日按時作息，未或有懈怠的精神，值得學一學。

八月一日：十三，十五，十七這三天開始分批向安全地帶疏散犯人，有許多的犯人咸以爲這是一種報喪的訃聞！

八月二日：送走了一批勞工。

夜裏和陳看守商量，決定十一日早四點他當班時一同逃走，因恐新車站露了馬脚，所以徒步先到南新京（南長春）去，再乘慢車到奉天，當夜可換車赴錦。我們計劃妥善了，我企盼着這個有意思的日子來臨！

八月三日：犯人是增無減，昨天勞工佔的空房，今天又抓滿了。

兩個因爲漫散流言的犯人，大概日本人討厭愛說話，把他們的嘴都打的張不開了。

八月四日：人的生活完全是寄託在未來的希望上，自從逃走變成我的希望之後，便有一種遠景在前面，使我追求的心頗爲嚮往。

八月五日：六七名日本犯人全釋放了。據說當兵去，將功折罪。有消息可能於兩三日內，使犯人舉行待避演習。

八月六日：兩個看守看押着我們兩個犯人，在瀟灑而愉快的陽光下，搬卸防空器具。大同大街已變的不像樣子了，一道一道的防空壕羅列在街的兩側，土壠堆的高高的，來往的汽車在土壠中行走，僅僅露着一個車頂。

八月七日：今天有一個重大的消息，即美軍於昨日使用怪炸彈轟炸廣島，怪炸彈係用降落傘携彈投擲者，廣島市民傷亡極爲慘重！日本對美軍使用這樣毒辣的手段，大罵美國沒有人道，美國的美字，也都帶上犬字旁；並呼籲全國臣民團結一致，誓報此仇。

八月八日：看守們也亂嚷嚷怪炸彈的威力，說是廣島炸的沒有了，被怪炸彈炸了的地方，六十年以內不生草。總之美國使用此怪炸彈，誠爲日本最重大之威脅！

據新抓來的犯人說：外邊謠言很多，因怪炸彈的威脅，日本將放棄本土，全國軍民退守滿洲。

八月九日：莫斯科廣播蘇聯對日宣戰了。這一個消息，使人們的心花怒放！
怪炸彈始悉爲原子彈，但性能仍未論及。

八月十日：今天犯人防空實地演習，我們都穿着膠皮長腿靴子，帶着防空面具，許多的警察全武

裝哨戒着。至四時才完。

晚上又和陳看守交換很多意見，準備翌日黎明前逃獄。

八月十一日：一夜也睡不着，四點鐘我就起來了。我穿上一套早就準備好的警察服裝，還帶着一把短刀，我們剛要走，大鐵門就有人拍了兩下，真是恐慌萬狀！陳看守馬上又把我送回監房，我全副武裝進入監房，趕快蒙上一條毯子，把衣服偷偷的換了。陳看守把門開開有幾名滿日的特務牽進來了七八個犯人，門外邊還有警察們說話。這時陳看守說：老李起來幫幫忙！我出來和陳看守把犯人一個一個的關到監房裏，把警察服交給陳看守安置好，起伏的心才平定了。陳看守告訴我十三日再走。

由於今天的經驗告訴我，一切的事情都不單純，有的事情需要經過很多的波折，阻礙，仍在成敗兩者之間。

八月十二日：蘇聯的軍隊已渡過綏芬河，白城子那邊草道上也越過一部分蘇聯軍來。

蘇聯的空軍也開始轟炸中北滿的任務。新京也被炸了，第一監獄就落了一個炸彈，死傷了許多的犯人，還有兩個看守。

八月十三日：有一百一十三名要犯向外縣疏開，名單裏當然也有我，可是看守有意的把我列在第三批裏。今天兩點鐘，兩輛大囚車裝載着五十七名犯人，押送的看守完全是日本人，說是疏散到農安縣去，但是實際這兩車人是開往上吉林去的大道了。日本的居心是要把這兩車犯人開到山谷中去槍殺去，這兩車人的生命真是危險萬分！湊巧的很，這兩輛車出了二道河子走的不到三十里，有一部偽滿軍兵變，把他們搶救了。日本看守反而就地正法。當晚上這一個消息傳到我們的耳朵裏，我們就爲這

兩車難友們的運氣而慶幸！

八月十四日：因爲昨天出了劫持囚車的案件，新京市內的卡哨增多了，對於出入的行人盤查的很詳細，宵禁也延長了。特別是警察廳這一帶，日本兵也放了步哨！我和陳看守知道是走不出去了，只好在這裏面以不變應萬變。

情形是一會比一會惡化，日本人都紅了眼珠子。這是我們最危險的時期！

八月十五日：早晨起來就由看守們嘴裡說出一「今天正午十二時日本政府發表特別重要聲明。」十一點左右我從窗戶裡看大同大街，有許多的日本人脫着上身，帶着戰鬥帽，腰間掖着手巾，還在努力的掘防空壕，也有的在作着防禦工事；可是到十二時，日本發表接受波茨坦宣言，無條件投降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此告終。當時有許多的日本人哭了，各種作戰的準備才行停止。

下午又有一部偽滿軍變了，偽滿軍官學校的學生也變了，他們以二道河子爲後路就在舊城裏邊鬧的很熱鬧，槍聲也稀疏的響着，老百姓們也勇敢起來，他們拿着木頭棒子就敢活活的把日本人打死，街上有好多的商店和住戶也懸掛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還有成隊的人熱烈的在高呼「中華民國萬歲。」這是一個才由舊市街跑回來的看守告訴我的。

五點鐘以後，槍聲更緊了。頂到兩點睡覺時，不但槍聲未息，小炮聲也夾雜着響起來了。

八月十六日：槍炮聲一夜也沒有斷，早晨仍然繼續着。

我在樓上偷着看一看大同大街的景象，防空壕裏都站着武裝的日本兵，對面紅樓前邊樹叢裏有幾個兵在架設機關槍，還有的兵頭上頂着用樹枝子編的帽子挾着槍站着不動，往車站方面開去八九輛載

重汽車，滿載着日本的婦女和兒童，每一輛車後面跟着三二十個拿着槍的士兵維護着汽車跑。槍炮聲多半都是舊市街打過來的。日本是投降了，除了那邊向這邊衝鋒，否則，這邊是不還擊的。

以大同大街爲界，一面是攻一面是守的射擊着，犯人有的嚇的魂不附體，哆哆嗦嗦的臥在牆根着；今天早飯也沒有吃，食堂的伙計們也不知道躲到那裡去了。

晚上六七點槍炮聲較稀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不時的用無線電警告：「日本業已投降，勝利國方面不要再發槍，靜待接收；否則恐釀成兵禍，關東軍無法負責等語。」

八點鐘日本看守主任泉原和我談話，他告訴我明天早四點起牀，澈底掃除各個監房，並把各個監房的毯子疊好數清。最後他叫犯人添釋放簿子劃了手押，又把各個犯人所存的東西和錢都發還了。夜十二點以後，槍聲就止了。

八月十七日：四點鐘起來，拔選了兩個犯人，我們開始了泉原主任指示的工作，九點鐘以前監房的裏裏外外，我們收拾得非常清潔整齊。泉原看了一遍很滿意，并語多獎謝。

十一點半鐘，泉原看守主任同一個警佐階級的警官到留置場內各處指點一陣，報告一陣，很熱誠負責的把交待辦完了。

正十二點，一個警尉進來向大家說：「中國勝利了！你們在這裏邊受了很多的罪，現在可以回家了，請大家把自己的東西拿着回家吧！」我把犯人的東西一份一份的弄清，並一一握別。

我是最後一個才走的，我第一步邁出留置場大鐵門的時間，是一點五十六分鐘。出了留置場，有一個警察護送我到安全地帶，並告訴我的走法。我一面走着一面想着：「我作了一個又長又惡的夢！」



書

這是我在偽滿首都警察廳拘禁時和妻子的秘密通訊。在嚴格檢查下的通信是很冒險的，冒險的文字雖不珍貴，但裏面含着一種鬥爭的性質，這是我要附帶公開發表它的一點根本動機。

縲紲之書

致妻書

汝恆知己：妳的心很細，我想妳能够發現這信的。妳利用這個小洋鍋送東西是再好沒有了，鍋把的隙縫可作我們的通信處。慎重爲要！

我一直是很好的。這裏的一切遭遇，我都能應付；因爲我是主犯，過堂也是文明的談話，不會用刑的。勿念，勿念，勿念……。

祝好

妳的知己宏普謹白。三十二年，十二月，八日。

汝恆知己：得來信，無限興奮和愉快！

這是頂重要的，見信立刻通知鐵寒速逃爲妙！

告訴沈會長不要他承認援助過我錢，他請我當校長也是因爲他不知道我是「何許人也」，並嚴告他對我的事，抱一問三不知神仙怪不得的態度，爲要！

密示張大可也是三十六招走爲上策！

特務科若向妳調查我什麼，妳堅決的說：「除了談一些關係生活方面的事，什麼也沒談過。李先生的事情，李先生個人最詳細，還是問李先生吧。」

倘詢問宋關羽，千萬說不知道，而且說根本沒有姓宋的和我來往過……。

速辦！切切！

祝審慎

宏普於十二月十三日。

汝恆知己：關於政治，經濟，思想性質的書籍，全部都藏起來。過去我曾讀過什麼書，家裏還藏有什麼書，他們正叫我開書單子，並且叫我把所讀過的書籍都要有一個講評，這是麻煩和頭疼的事。他們說不定還要檢查去，所以把我的書籍要早爲之所！

我的作品，不要付之丙丁，要秘密保存，尤其是「話因扶乩說起」那本小書，因有我三年搜集材料的時間和許多血汗在裏面，故必須顧及到它的安全。

我給近衛首相那封信萬不可焚燬，鄒叩鳴過堂時大概說了。特務科若要那篇文字就給他們，內容不過是反對戰爭，也沒有了不起的可怕。若把這篇文字燒了，也許更引起他們的狐疑。妳要知道文字性的官司比政治性的官司好打。

食物少送，要節約的。

祝安心

宏普於十二月二十五日。

汝恆知己：妳晚上可以到叩鳴家裏去，警告他家裡邊不要和警察廳的特務隨便說什麼。因爲說的我罪過越大，叩鳴的罪過也越大，我們倆是一件事情，這一點簡單的理由是不難明白的？

叩鳴在這裏好，告知他家勿念。

事情一會半會是完不了的，我們要有長期抗戰的準備。

勿念！並祝初禧

宏普於三十三年，一月，五日。

汝恆知己：近來誰也送不進東西來，這裏面的人情，是忽陰忽晴的。事件並沒有擴大，妳更不要猜度我和擔心我受過刑的，那都是妳的神經太注意我的毛病。

我太平的很，不要迷信一般的傳說，一個人一到警察廳憲兵隊就算完了，決不是這樣的。我以爲這裏的涼水，棒子，上大掛，以及使用其他刑具等，都是很有尺寸的。這尺寸並不是愛護犯人，而是要利用刑具的尺寸，發現犯人的組織和發現犯人的罪過。尤其對於一個重要的犯人，更視如珍寶，他們要在這個人的身上找材料，他們要在這個人的身上想多多的尋出不穩份子的線索，於是這個人無形中反倒有了一些保障，但這保障並不是善意的。

警察廳把我看的很嚴重，我就成了警察廳的貴賓。每次過堂還用食物賄賂我說實話。過完了堂，就坐在監房中寫文章。我現在所寫的文章題目，是各種主義的解剖。

不要以爲我受了什麼非刑，不過苦坐苦作而已。這裏邊的苦惱，我是能够周旋的，不過我希望妳把心放亮堂一點吧。

「加護子女！」關此，深望在夫婦愛情之前，有至高的表現。

勿憂，勿念，勿多想！

祝妳努力爭扎並寬大爲懷

宏普白。一月十日。

汝恒知己：案件，短時間是結束不了的，不過苦痛一成習慣，其苦痛也遞次降低了。究其實監獄的生活，我覺得比以前在北平某銅鋪住着讀書的那種生活，還舒服的多。教訓的收穫也頗豐富，監獄實在是我的練道場。

妳對我的犧牲太大了。我出去之後，一定必更加奮鬥。

我的事情妳不要惦念着，注意珍重自己和孩子們的身體爲佳！

祝健康

宏普於四月三日。

汝恒知己：我被檢舉，簡直是妳的最大不幸的遭遇呀！

我時常如是想：妳現在的生活方式，是一部很複雜的劇。在劇情裏，你發揮着母子的愛，夫婦的愛，更在惡劣的社會上，曲折的爭扎着——妳主演的很淋漓動人哪！這是一部內容很充實的劇本，開場是悲的場面，但我希望收場是喜的場面。劇終是喜？是悲？那單看妳的穿插和表演的技巧如何以爲斷了。是否？再談。

祝勇敢

宏普，四月八日寫。

汝恒知己：送東西要少送暈賦的，素淡的不但價值便宜，并且少得病。

每次送來的食品太多，這一個狹小的房間如同一個鳥籠子，食品和器皿堆的滿滿的，簡直像一個飲食店；衣服也堆積的不少，又像一個估衣舖。請少送，足衣足食可也。

祝平安

宏普於四月，十四日。

汝恒知己：關於教育孩子們的要點，我願意參加一點意見，希望妳開始注意：假如孩子們願革命的話，你要清楚的指示他們，革命是意志，是犧牲，不是自私，也不是懦弱；他們若不是這樣的性格，就清楚的指示他們，作一個辛勤誠樸的工人或農人，除了商人，無論那一行都好，只要是實在的，不騙人的！

再談。祝努力

宏普，五，五日。

汝恒知己：一件事，正確的判斷清楚，就果敢的實行，這種精神是必要的。

用妳的思想設計一下，如何的愛我，才是真正的愛我，才能使我得着實在的援助。妳對我的愛太激烈了吧？妳爲了愛我，都抱着犧牲的精神，只要妳達到愛我的目的，多苦妳也必要作的。這種愛極容易摧殘了自己，又容易毀壞了自己的所愛者！

我也在赤誠的愛着我的妻，絕對不會叫我的所愛者失望的。所以我在努力的愛着自己，注意着自己。

偉大的愛情是含有深遠意義的。時局是超非常了，我想愛情也應該是超非常的。

起居飲食注意！

敬祝健關

宏普，五，九日。

汝恆知己：妳不要被感情利用着，理智一點吧！應該放大妳的視野，爲多數人而奮鬥而活着；妳要知道，一個女人僅有夫婦之愛，算不了什麼，女人最高的榮耀，是撫育第二代的國民，延續人類有用的文明。

妳必須想了又想，研究了又研究，妳應該怎樣盡心，應該怎樣設法，才不致使孩子們因了缺乏營養，而作了貧血的犧牲。這是值得注意的！

忍耐的等待着！

祝健康

宏普，八，十五日。

汝恆知己：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！」這是一句很好的話，應該作爲我們的座右銘。千萬不要有一點不高興的念頭，而沮喪了自己生活前進的決意。

用不着溫習這個傷風的事件吧！我們應該從這個苛酷的試驗裏強調亢進的能力，和煉成不屈不撓的精神。

我在這個苛酷的試煉裏學得了許多前進的方向，同時我的心魂也因此而凝結的如鐵了。

妳因受了這事件折磨的影響，想一定也給與妳許多的新啓發，和許多的新構想吧？若是這新啓發

新構想使妳對於孩子，丈夫，家庭，社會，另有新的貢獻，這不都是這件事的惠賜嗎？已是十個月了，其間妳的痛苦，一面跳動着生活，一面看護着孩子，又一面照顧着丈夫，其痛苦的難堪，遠在我想像之外，但這痛苦也貢獻了妳不少的生活經驗，和生活參考的資料。那麼，這也不算是得不償失了。

這樣的痛苦，也許再延長一些時日，也未可知。不過所謂延長也是短期間的延長而已。因為我的事件，正如同現在的時局情形一樣，已突入了最後決戰的階段——結束在邇了。

妳要懷抱着愉快的心情，冷靜沉着，堅忍不拔，征服所遇的阻碍，使後方固如磐石！相見不遠了。

祝妳振發奮鬥的精神

宏普，八，十九日。

汝恒知己：在不論什麼樣的場面，妳不要忘了：鎮靜，周密。謹慎。

我希望妳個人日日努力於強化下面的修練：

- 一、體格鍛鍊。
 - 二、謙恭涵養。
 - 三、知識增進。
 - 四、互助愛人。
 - 五、親切和藹。
 - 六、善教子女。
- 祝好

宏普，九，五日。

汝恒知己：監獄的滋味，彷彿人們日常吃葱的滋味相等，含有點辣味而已。

印度的甘地先生屢次下獄，去年入獄還有絕食的花樣，依然無恙。又在最近的廢報紙上，見揭載着甘地先生要求印度總督再把他下獄的消息，他老先生過慣了監獄生活，大概有了坐獄的癖了吧？

監獄是不會把一個稍略有些志向的人怎樣的，監獄不僅是懲罰，另外尚有許多教養的恩澤。

這方面不用妳分神，某時的變化，我都能應付。妳應該取一種旁觀者的立場，靜觀演變。各方的誹難，要置之不理，事實勝於辯論，並且有限度的容讓是要有的。

凡事總要有決心，因為在決心之前，是沒有難關存在的。

祝健闘

宏普，九，十日。

汝恒知己：我由紅樓轉監到左方的圓樓裏來，是去年九月下旬的事。

一直到現在，這麼長的時間，妳一定會有個捉摸不清的感覺，妳一定時時注念着我吧？

這方面勤務很忙碌，所以衣食的獲得也很豐美。

我什麼也不需要，所需要的就是時間。

我曾經知道妳來看我的消息，最近又有人告訴我說妳又來了。妳不必常來，安心教育孩子們吧，那是妳的高尙的職業和高尙的義務。

我曾說過的，這方面是禁止送東西來的，妳送來的東西都撞了木鐘。

最好是別往返徒勞了。假如再來的時候，妳可以直接到圓樓的東側門來要求見我是可以的。但必須在六點鐘以後，也就是日本人下班以後。

這封信是託一位被釋的難友轉寄妳的。

祝放心

妳的知己宏普寫於三十四年五月十二日。

汝恒知己：我是很好的，可能範圍內一定多寫信通告實況。

我已有了工作，工作報酬，頗能自足自給，吃食倒也用不着妳顧及我。現在生活很複雜，這是極難處理的，須用縝密的心思，調整生活的設計。再談。

祝妳平康

宏普，五，二十三日。

汝恒知己：這裏我很適意，什麼也不缺少，安心爲要。我的訓練不久即要結束，那時我們再共謀前進之道。

一切都很好，一切都自知謹慎，勿念才好。

好好的負起妳應負的責任來，克服一切！

祝妳平安

宏普，六，十九日。

汝恒知己：閱報知道時局已到了某種程度，此後不要看我來，注意理智，爲要！

宏普於六，二十一日。

汝恒知己：現在飛機頻頻的訪問每個都市，妳也頻頻的來訪問我。我覺得妳訪問我比飛機訪問我

還難過呢。

今後交通要衢，必遭破壞，望勿再來，致招危險！

這二年的嚴重教訓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，我們要珍重過去我們努力奮鬥的成績。當我們這個教訓沒有獲得美滿答覆之前，妳要慎重，我不歡喜妳在這個紛擾錯綜的事態中自尋不幸。

事情馬上就出頭了，但仍在一髮千鈞之際，妳不要來了，妳容我的頭腦靜一靜，同時妳也靜一靜。日本人正是心情不順的時候，妳的行動不要再作任何的刺激，不要亂動了。

再說又有消息把犯人疎開到各地去，傳說是躲避空襲，保護犯人。其實也許恐怕犯人趁機生事，所以犯人疎開不是沒有理由的。但何時疎開？我疎開到那裏去？依然是個迷。

妳昨天來，我立刻就知道了。我今天拜託徐祥先生給妳帶出這個信去，妳立刻離開這個不太妥善的都市！

妳的知己宏普。六月，二十五日。

覆函

宏普兄：八號的信讀過了，我們非常的快樂！放心多了。

帶着孩子們來回的過扶餘那道江，既麻煩又不便。再說一趟一趟的火車錢也不經濟。天氣又冷，孩子們凍的怪可憐的。有多少人都說監獄裏頭吃不飽，不送東西又怕你餓壞了。日新大旅社暫借給一間房子住，經理又是至親，也有個照顧，想你不會不同意的？下禮拜就搬來。

孩子們都好，外邊的事不要惦記着，外邊無論多麼困難，也比裏邊容易掙扎……。

祝心寬量大

汝恒於三二年，十二月，十二日謹覆。

宏普兄：信內所囑咐的全辦到了。

每次送進去的東西和拿出來的東西檢查的很嚴，若是日本看守的班更檢查的仔細。當我親眼看着檢查我們的東西的時候，我非常的心志不安，真是握着滿把的汗！上一次日本看守把小鍋蓋端詳了一陣，我心裏突突開了！我提議以後再通信，不要寫「覆信」，誰的信檢查出來，誰就負第一次寫信的責任。要緊！要緊！

汝恒，十二，十五日寫。

宏普兄：我願冒險的給你這封信，就是關於你給近衛首相的那封信，警察廳若要就給他們，我主張你坦白，這篇文章我保存着。我對於你的東西，真是有點愛其人而兼重其物。

汝恒於十二，二十七日。

宏普兄：案子本來是很簡單的，我已經警告叩鳴的家裏可少和特務科說些沒用的話。這個案子我相信若僅你自己一定不會這樣的嚴重？

不管事情長短，但盼善爲應付，是幸！

祝健鬥

汝恒寫於三十三年，一月，六日。

宏普兄：你的內衣爲什麼壞的這麼零碎，是不是受刑了？我想警察廳總要打犯人的！

汝恒謹寫。一，八日。

宏普兄：外邊的事情，包括家務和孩子，我負責任作到不使你掛念的地步。

汝恒於四月五日。

宏普兄：我並不願意過四六排偶的生活，生活有一點曲折，也有意思。人生像一個劇本，是悲劇是喜劇不必管它，主要的還是注意劇的內容吧？

汝恒於四月十日。

宏普兄：柴米油鹽是女人的事情，我都有全盤籌劃，你不要關心，好好的打官司就行了。

汝恒於四月二十日寫。

宏普兄：在外面我曾聽你談過英國婦女的生活態度，我覺得那樣生活態度是偉大的，我現在就根據這樣的態度作人。因此，我不歡喜一個男人對於女人，不大的一點事情也要出謀劃策，惟恐怕作不好，甚至願意越俎代庖。在一方面去講，固然對於女人算是一種體貼入微，但在另一方面去講，把女人看得也太渺小無能了。這簡直是一種污辱！是不是呢？

汝恒寫於五，七日。

宏普兄：自從你跑了以後，裏邊禁止送東西，裏外消息斷絕，當時很焦急的；幸喜你的女難友張小姐偷偷告訴我說你好，還偷偷遞給一個紙包，始悉你逃獄的原委。又過了些日子才知道你轉了監，也不知道轉到那裏去，又惦念又苦悶！因爲不能送東西，就回錦州住了。隔些日子也常來新京打聽消

息，有人說你轉到司法留置場，但也不確切。後來雖然也託到司法留置場一個姓吳的看守，說是給查問查問，還送了一些禮物。可巧這位吳看守得傷寒病了，一倒就是六七個月。算來日期真是太長了，我們對你有種種的臆測，掛念極了！前幾天由你的難友轉寄來你的信，才詳細你的情況。同時馬上到新京來，已見着徐祥先生了。知道你在裏面很隨便的，我安心愉快多了。

除拜託徐先生把這封信面交你，還帶去內衣兩件，最近報紙一捲。孩子們都健康，生活嘉琦大哥很援助的，一切全無問題，均盼勿念！住幾天就回去，因為孩子們沒有帶來。

靜靜的等待吧！

汝恒寫於新京。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。

宏普兄：明天就回去了。我放在徐先生處一百塊錢，用就和徐先生說。再談。

汝恒於五，十八日。

宏普兄：徐先生帶出來的信我看過了，我們談得很久。今天晚車就回去，你所囑咐的，我想和某先生說，定無問題。慎重！慎重！以後不再來了，將來見面再談。

汝恒於六月二十七日。

初版後記

八一五光復出獄之後，有幾個朋友要出版這本「地獄」，並且他們把在長春的一部分稿子還組成二十餘塊版頁。但因原稿妻子沒有收藏在一個地方，一時稿子沒有蒐集在一起，後來交通又漸爲梗塞，這件工作就拖延下去了。

那時我似乎要想作點什麼，對於這本書的關心，也就更模糊了。驀地，我便和一羣青年朋友們在遼遠的地方，幹了許多傻子應幹的勾當，吃了許多傻子應吃的辛苦……結果，不但功過不能相等，還背了一口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」的黑鍋！對此，我不想說什麼話，因爲只有無言或可以代表我的最高意識。

我這樣不清不白的過了一年的歲月，這本「地獄」也就不清不白的判了一年的徒刑。辜負了朋友們對這本書的關心和期待。

不過在這一年之中，我親眼看見光復後的事事物物。這些事事物物完全是一種卑鄙的享樂主義；貪污，驕縱，酗酒，淫佚等等。九一八的成因，就是這種因素造成的，中國光復，這種因素也隨着光復了。

這本書裏面所陳述的悲慘，就是九一八的悲慘。第一個九一八方始結束，第二個九一八的面目又要露臉了！

我說的這不是警句，我說的這是「種瓜得瓜」的道理。我希望把十三年的淪陷教訓回憶一下：法

西斯監獄裏邊的嚴刑拷問，礦坑裏邊的牛馬勞役，萬人坑裏邊的狗餐人屍！

「好了瘡疤忘了痛！」這是國人的性情。我盼望地獄這本書，使讀者閱了，能够對九一八的浩劫，引起一些痛定思痛的意思來。

事隔一年，現在到底是付印了。我也有點感想：若在一一年以前，天照大神的牌子還有靈氣的時侯，別說印這麼是非的書籍，就是不小心說一句錯話，也要處你不敬的罪過呢！於是，我想自己的國家無論怎樣的破碎，畢竟是可以自由的說話了。

在監獄裏偷着寫東西，字句是顧不得整齊不整齊，所以書裏的字句生硬的地方在所難免，請讀者諒之。

現在我還有一個聲明：我本打算把我給日本首席戰犯近衛首相的信，和我的黃樓日記，還有妻子給我的信，均一併納入付印。但是失望的，因交通阻礙仍是蒐集不到一起。假如下次或能再版的時侯，一定可以全部付印了。特此謹告。

以上的文字，就算是本書的後記吧。

三十五年，七月，二十二日。

再版後記

下面的話，是想在再版後記裏說的：

我和祖國見面已三年多的光景了。其間，我沒有度過一天輕鬆恬適的生活，我每天都是被痛苦擺弄着；在精神方面，我看不慣這些個邊疆大吏們在悲劇裏面作生意；在物質方面，我總是被飢寒交迫

着。旁的勿論，勝利以來，只搬家一事就有十次之多。談到搬家，今年三月間這次要算最慘！因為這次是空中飛的，這一飛不要緊，我的最貴重的財產——書籍，連一本也沒有帶來，妻子的破瓶子和舊罐子也拋棄了。我用不着共產黨清算，自己把自己就清算了。現在我們看一看這個動蕩的局勢：烽火遍地，哀鴻匯集，人們的心裏除了懷着恐怖無依而外，還有實際生活的高壓也使人喘不過氣來。擺在我們面前的，都是不可預期而又可怕的暗影！今天我才恍然大悟，「八一七」這天，日本人並沒有釋放我，我感覺好像仍然是一種「轉監」的性質，是由一個監獄又引渡到另一個監獄來罷了！但我並不失意和絕望，我仍然以最大的勇氣接受這個試煉，直頂到這個監獄坍塌時為止。

第一次出版這本書的時候，叩鳴知己就建議我應該在序裏面或者跋裏面，對於徐祥和陳恕兩位深明大義的看守，用文字特別表明一下。我覺得對他們的感謝，幾句話是不夠的。我計劃寫一篇獄中回憶錄，不但是徐祥和陳恕兩位而已，母親因我勞碌的一直在病着，還有妻子爲我的英雄活動，我都要一一的詳盡的加以敘述。

在初版後記裏，我說再版的時候，把致近衛首相的信，黃樓日記，妻子給我的信，一定可以全部付印。這次再版總算是言而有信了。

三十七年，十一月，二十三日，於北平。

「地獄」

版權所有
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再版

實價：

著作者 李 紅 蒲

出版者 北平大成印書社

代售處 各大書局

國家圖書館



002486635

